



詩

唐 魏 齊

國風

五
二
五
六
一

服部文庫
117
166
7



117
166
7



疏卷第五

五之一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國風

南山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惡，作

詩而去之。襄公之妹，魯桓公夫人文姜也。襄公

素與淫通，及嫁公，誦之。公與夫人如齊，夫人愬之。

襄公，襄公使公子彭生乘公而搯殺之。夫人久出

於齊，莊公即位，後乃來，猶復會齊侯于禚，于祝丘。

妹

公一作車

然



又非魯桓公不能禁制夫人而去之。○之行下孟反。謫直革反。
 責也。又張革反。乘繩證反。一本作彭生乘公乘則。
 依字讀。搯於革反。說文云。捉也。公羊傳云。拉公幹。
 而殺之。沈又鳥請反。拉音解。答反。復扶又反。下。
 皆同。祿音灼。地名。行惡下孟反。下之行皆同。
 刺襄公也。以襄公為鳥獸之行。鳥獸淫不避親。襄
 公行如之。乃淫於已之親妹。人行之惡。莫甚於此。
 齊國大夫逢遇君有如是之惡。故作詩以刺君。其
 人耻事無道之主。既作此詩。遂棄而去之。此妹既
 嫁於魯。襄公猶尚淫之。亦猶魯桓不禁。使之至齊。
 故作者既刺襄公。又非魯桓。經上二章刺襄公淫
 乎其妹。下二章責魯桓縱恣。文姜序以主刺襄公。
 故不言魯桓。故大夫遇是惡。作詩而去之。言作詩
 之意。以見君惡之甚。於經無所當也。○襄公至

去之。○正義曰。以弊筍倚嗟之序。知襄公所淫之
 妹。文姜是也。桓十八年左傳云。公與夫人姜氏如
 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
 子彭生乘公。公薨於車。莊元年。公爭傳云。夫人譖
 公於齊侯。公曰。同非吾子。齊侯之子也。齊侯怒。與
 之飲酒。於其出焉。使公子彭生送之。於其乘焉。拉
 幹而殺之。是公謫文姜。彭生搯殺公之事也。春秋
 經桓三年秋。公子翬如齊。逆女。九月。夫人姜氏至
 自齊。是文姜以桓三年歸魯也。左傳。桓十八年
 如齊。之下始云。齊侯通焉。箋。知素與淫通者。以姦
 淫之事。生於聚居。不宜既嫁。始然。故知未嫁之前。
 素與淫通也。且桓六年九月。經書。丁卯。子同生。即
 莊公也。倚嗟。序稱人。以莊公為齊侯之子。公羊傳
 稱。桓公云。同非吾子。明非如齊之後。始與齊侯通
 也。但左傳為公謫張本。故於如齊之下。始言齊侯
 通耳。公羊拉幹而殺之。史記稱。使公子彭生抱魯
 桓公上車。摺其脇。公死於車。摺與拉音義同。彼皆
 言拉殺。此言搯殺者。說文云。搯。捉也。何休云。幹。脇

三詩流

卷五之三二

及古

拉折聲正謂手提其脇而拉折然為聲此指言殺
 狀故言搯也夫人以桓十八年與公如齊經書公
 之喪至自齊傳不言文姜來歸莊元年傳云不書
 即位文姜出故也莊公即位之時猶在齊未來故
 言夫人久留於齊莊公即位後乃來也其來年月
 三傳無文莊元年經書二月夫人遜于齊公羊傳
 云夫人固在齊矣其言遜何念母也正月以存君
 念母以首事何休及賈逵服虔皆以為桓公之薨
 至是年三月期而小祥公憂患少殺念及於母以
 其罪重不可以反之故書遜于齊耳其實先在於
 齊本未歸也至二年夫人會齊侯于禚是從魯往
 之則於會之前已反魯矣服虔云蓋魯桓公之喪
 從齊來以文姜為二年始來杜預以莊元年歲首
 即位之時文姜來公以母出之故不忍即位文姜
 於時感公意而來既至為魯人所尤故二月又遜
 於齊謂文姜來而後去非先在齊二者說雖不同
 皆是道公即位之後乃來也杜預創為其說前儒
 盡不然也鄭於喪服小記之注引公羊正月在親

之事則亦同於賈服至二年乃歸也春秋經莊二
 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四年夫人姜氏享齊侯
 於祝丘五年夫人姜氏如齊師是夫人復會齊侯
 如齊師也以言齊侯淫于其妹終說其淫之事若
 然按經莊七年春夫人蒞氏會齊侯於防冬夫人
 姜氏會齊侯於穀亦是淫事此不言者略舉其先
 三會以包其後二會也以左傳於會禚之下書姦
 也於會防之正言齊志也杜預以為意出於夫人
 則云書姦意正於齊侯則云齊志傳舉二端其餘
 皆從之則祝丘與如齊師姦由從夫人防穀姦發
 於齊侯鄭意或亦當然今此箋又以經有非魯桓
 之事而序不言之據夫人發文故申其意言大夫
 見襄公行惡如是作詩以刺之又非魯桓公不能
 禁制文姜言詩經有此二意也而去之者疊序
 去之文謂棄齊而去

南山崔崔雄狐綏綏

興也南山齊南山也崔崔高大

洪一作佚

尊下一有
位字

貌

也國君尊嚴如南山崔崔然雄狐相隨綏綏然無別

失陰陽之匹云雄狐行求匹耦於南山之上形貌

綏綏然興者喻襄公居人君之尊而為淫泆之行其

威儀可耻惡如狐崔子雖反又音佳別彼列反泆音逸下同惡鳥路反又如字魯

道有蕩齊子由歸蕩平易也齊子文姜也云婦

人謂嫁曰歸言文姜既以禮從此道嫁于魯侯也蕩

徒黨反徐勅黨反易夾鼓反既曰歸止曷又懷止懷思也云

懷來也言文姜既曰嫁于魯侯矣何復來為乎非其

來也南山至懷止毛以為南山雄狐各自為喻言南山高大崔崔然以喻國君之位尊高如

山也雄狐相隨綏綏然雄當配雌理亦當然也今二
雄無別失陰陽之匹以喻夫當配妻今襄公兄與妹
淫亦失陰陽之匹以襄公居尊位而失匹配故舉淫
事以責之言魯之道路有蕩然平易齊侯之子女文
姜用此道而歸嫁於魯既曰歸於魯止自有夫矣襄
公何為復息之止而與之會為此淫乎鄭以為狐
在山上為喻言南山高大崔崔然有雄狐在此山上
以求配偶形貌綏綏然其狀可恥惡也喻說在箋既
言公淫可惡又責文姜會公言魯之道路有蕩然而
平易齊子文姜從此道而歸於魯既曰歸於魯止當
專意事夫何為又復來止責文姜之來會襄公也○
南山至之匹正義曰詩人自歌土風山川不出
其境故云南山齊南山舉南山形貌高大崔崔然故
知喻國君之位尊嚴言其高大如南山也綏綏是匹
行之貌今言雄狐相隨綏綏然明是二雄狐相匹故
云雄狐綏綏然是二狐俱雄無有別異失陰陽之匹
以喻兄與妹淫亦失陰陽之匹也今定本云失陰陽
之正義亦通也檢此傳文無狐在山上之意則各自

毛詩疏

卷五之三 四

及古閣

為喻異於鄭也對文則飛曰雌雄走曰牝牡散則可以相通牧誓曰牝雞之晨飛得稱牝明走得稱雄倍十五年左傳稱秦伯伐晉筮之遇蠱其繇曰獲其雄狐亦謂牡為雄與此同也○**傳**雄狐至如狐○正義曰筮以南山雄狐文勢相連則是狐在山上不宜別以為為喻又狐必雄雌相從無二雄相隨之理故以為狐求匹耦於南山之上喻襄公淫泆於人君之位其可耻惡如狐貌以狐比之有狐之傳以綏綏匹行之貌則此言綏綏亦匹行之貌言求匹耦者正謂無雌相隨是求匹耦也在高顯之處使人見之是謂可惡也○**傳**蕩平至文姜○正義曰以其說道路之貌故以蕩為平易言地平易無險難也文姜齊女故謂之齊子傳於詩山多訓為用此當言用此道以歸魯也○**傳**懷思○正義曰釋詁文王肅云文姜既嫁於魯適人矣何為復思與之會而淫乎○**傳**懷來至其來○正義曰懷來釋言文以婦止謂文姜婦則懷止亦謂文姜懷不宜謂襄公思故**葛屨五兩冠綏雙止**易傳以為非責文姜之來也

傳葛屨服之賤者冠綏服之尊者云葛屨五兩喻

文姜與姪娣及傅姆同處冠綏喻襄公也五人為奇

而襄公往從而雙之冠屨不宜同處從襄公文姜不

宜為夫婦之道○屨九具反兩王肅如字沈音亮綏

反下同奇**魯道有蕩齊子庸止****傳**庸用也既曰庸止

居宜反**曷又從止**云此言文姜既用此道嫁於魯侯襄公

何復送而從之為淫泆之行**疏**葛屨至從止○正義

為數之奇言葛屨服之賤雖有五兩其數雖奇以冠

綏往配而雙止則非其宜以喻文姜是襄公之妹雖

與姪娣傅姆有五人矣其數雖奇以襄公往配而雙

之亦非其宜襄公兄也文姜妹也兄妹相配是非其

言既云不宜相配又責非理為淫魯之道路有蕩然
平易齊子文姜用此道以歸魯止既口用此道以歸
魯止彼自有夫襄公何為復從雙止責其復從文姜
為淫泆之行。葛屨至尊者。正義曰賤宜對貴
尊當對卑在身之服上尊下卑葛屨服之於足葛又
物之賤者故以賤言之冠綏服之於首是物之最尊
也。葛屨至之道。正義曰屨必兩隻相配故以
一兩為一物綏必屬之於冠故冠綏共為一同葛屨
言五冠綏言雙由是五為奇故欲雙之使耦也奇天
數矣獨舉五而言明五必有象故以喻文姜與姪娣
傅姆五人俱是婦人不宜以襄公往雙之云其數奇
以經有五兩故以五人解之莊十九年公羊傳曰諸
侯一娶九女。國往媵之皆有姪娣從姪者何兄之
子娣者何女弟也。是諸侯夫人有姪有娣也襄三十
年公羊傳曰宋災伯姬存焉有司請出伯姬曰吾聞
之婦人夜出不見傅姆不下堂傅至姆未至逮火而
死是諸侯夫人有傅姆也士昏禮云姆在其右注云

姆婦人年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者
若今時乳母矣士妻之姆如此則諸侯夫人其姆亦
當然也內則云女子十年不出傅姆教之執麻枲治
絲繭則傅是姆類亦當以婦人老者為之矣何休云
選老大夫為傅大夫妻為姆以男子為傅書傳未有
云焉且大夫之妻當自處家無由從女而嫁使夫人
動輒待之何休之言非禮意也冠屨貴賤不宜同處
古襄公與文姜兄之與妹不宜為夫婦之道又襄公
止復文姜耳傳不言淫其姪娣又傅姆老人非襄公
壽類而云襄公雙之者正以姪娣傅姆與文姜同是
婦人聚居一處襄公乃以男子廁入其中不宜與妹
相耦作者指言其不宜雙文姜耳非謂襄公於五人
皆淫之。此言至之行。正義曰上言曷又懷止
箋謂責文姜之來此言曷又從止以為責襄公從之
者以懷止與歸止文連歸是文姜歸魯故知懷是文
姜來齊此與庸止文連庸是用道而往則從是逐後
從之故知責襄公從之言以意從。藐麻如之何衡從
送與之為淫耳非謂從之至魯也。

縱令

其畝傳蕤樹也。衡獵之，從獵之，種之，然後得麻。箋云

樹麻者，必先耕治其田，然後樹之，以言人君取妻必

先議於父母。○蕤，魚世反。本或作藝，技藝字耳。衡音

為橫。韓詩云：東西耕曰橫，從足容。反注同。韓詩作由云：南非耕曰由。取妻如之，何必告

父母。傳必告父母廟。箋云：取妻之禮，議於生者，卜於

死者，此之謂告。○取七喻反。注下皆同。既曰告止，曷又鞠止。傳

鞠，窮也。箋云：鞠，盈也。魯侯女既告父母而取，何復盈

從命至于齊乎？又非魯桓。○鞠居六反。令疏蕤麻至

毛以為種麻之法，如之何乎？必橫縱獵其田畝，種之

然後得麻，以與娶妻之法，如之何乎？必告廟，啓其父

母娶之，然後得妻。魯桓既曰告廟而娶得之止，宜以

婦道禁之，何為？又使窮極邪意而至齊乎？上責魯桓

不禁制文姜，鄭惟以鞠為盈為異，餘同。傳蕤樹至

得麻，正義曰：此云蕤麻，后稷生民云：蕤之荏菹，大

司徒云：教稼穡樹蕤，則樹蕤皆種之別名。故云蕤猶

樹也。在田逐禽謂之獵，則獵是行步踐履之名。衡，古

橫字也。衡獵之，縱獵之，謂既耕而東西踐躡，槩摩之

也。古者推耒耜而耕，不宜縱橫耕田。且書傳未有謂

耕為獵者，故知是摩獵之也。今定本云：重之，然後得

麻。義雖得通，不如為種字也。○取妻至謂告。○正

義曰：傳以經云：必告父母，嫌其惟告生者，故云：必告

父母之廟，箋又嫌其惟告於廟，故云：議於生者，卜於

死者，以見之。婚有納吉之禮，卜而得吉，使告女家，是

娶妻必卜之。士冠禮云：筮於廟門，明卜亦在廟也。曲

禮云：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故齋戒以告鬼神。昭

毛詩疏

卷五之三

及古

文

其邪似嗟反
補

手言

禮記

卷五

禮受納采之禮云主人筵於戶西注云主人女父也筵為神布席也將以先祖之遺體許人故受其禮於廟也其後諸禮皆轉以相似則禮法皆告廟矣女家尚每事告廟則大家將行六禮皆告於廟非徒一卜而已明以卜為大事故特言之○傳鞠窮○正義曰釋言文傳意當謂魯桓縱恣文姜使窮極邪意也○傳鞠盈至魯桓○正義曰釋詁云箋以此責魯桓之辭不宜惟言文姜之窮極邪意故易傳以為盈責魯桓之盈縱文姜不禁制之○傳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傳克能也○云此言析薪必待斧乃能也○傳析星歷反

不得○傳云此言取妻必待媒乃得也既曰得止曷又

極止○傳極至也○傳云女既以媒得之矣何不禁制而

恣極其邪意令至齊乎又非魯桓○傳析薪至極止○正義曰言析薪

之法如之何乎非用斧不能斫之以興娶妻之法如之何乎非使媒不能得之魯桓既曰使媒得之止宜以婦道禁之何為窮極邪意而至齊止又責魯桓不禁制文姜也○傳極至○正義曰釋詁文箋言恣極邪意令至齊者申說極為至之義恣解義之言非經中極也

南山四章章六句

甫田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

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傳甫田三章章四句至

其道○正義曰甫田詩者齊之大夫所作以刺襄公也所以刺之者以襄公身無禮義而求已有大功不能自修其德而求諸侯從已有義而後功立惟德可以來人今襄公無禮義無德諸侯必不從之其志望大徒使心勞而公之所求者非其道也大夫以公求非其道故作詩以刺之求大功與求

毛詩疏

卷五之二八

及古閣

諸侯一也若諸侯從之則大功克立所從言之異耳求大功者欲求為霸主也天子衰諸侯興故曰霸中侯霸免注云霸猶把也把天子之事於時王室微弱諸侯無主齊是大國故欲求之鄭以國語云齊莊僖於是乎小伯韋昭曰小伯主諸侯盟會襄卽莊孫僖子以父祖已作盟會之長可以為霸業之基又自以國大民衆負恃強力故欲求為霸也至其弟桓公卽求而得之是齊國可以為霸但襄公無德而不可求耳上二章刺其求大功卒章刺其不能修德皆言其所求非道之事勞心忉忉是志大

無田甫田維莠稊 興也甫大也大田過度而無人

功終不能獲 云興者喻人君欲立功致治必勤身

修德積小以成高大 〇莠羊九反無田音佃下同治直吏反 **無思遠人**

箋云此

勞心忉忉 忉忉憂勞也言無德而求諸侯徒勞其

心忉忉耳 〇忉無田至忉忉〇正義曰上田謂墾

故設辭以戒之言人治田無得田此大田若大田過

度力不充給田必蕪穢維有莠草驕驕然以喻公無

霸德思念遠人若思彼遠人德不致物人必不至維

勞其心忉忉然言人之欲種田求穀必準功治田穀

乃可獲喻人君欲立功致治必勤身脩德功乃可立

無德而求諸侯徒勞其心也責襄公之妄求諸侯也

〇甫田至能獲〇正義曰甫大釋詁文言無田甫

田猶多方云宅爾宅田爾田今人謂佃食古之遺語

也禁人言無田甫田猶下句云無思遠人無思與無

田相對為喻周禮授民田上地家百畝中地家二百

畝下地家三百畝謂其人力堪治故禮以此為度過

度謂過此數而廣治田也〇忉忉憂勞〇正義曰

釋訓云忉忉憂也 **無田甫田維莠稊** 稊猶

言勞心故云憂勞也 **無田甫田維莠稊** 稊猶

三寺流

卷五之三九

及古閣

驕驕也。○樂居竭反。徐又居謁反。無思遠人。勞心怛怛。○怛怛猶

怵怵也。○怵怵猶未反。婉兮變兮。總角卬兮。未幾見兮。突而

弁兮。○弁冠也。云人君內善其身。外脩其德。居無幾何。可以立

功。猶是婉變之童子。少自脩飾。非然而稚。見之無幾

何。突耳加冠。為成人也。○婉於阮反。變力轉反。總本

居豈反。注同。見兮。一本作見之。突吐活反。注同。方言

云。凡卒相見。謂之突。吐訥反。弁皮春反。髦音毛。少詩

照。婉兮。至弁兮。正義曰。言有童子。婉然而少。變

反。而好兮。總聚其髮。以為兩角。非然兮。幼穉如

此。與別未經幾時。而更見之。突然已加冠。弁為成人

兮。言童子少自脩飾。未幾時。而即得成人。以喻人君

能善身脩德。未幾時。而可以立功。今君不脩其德。欲

求有功。故刺之。○婉變至弁冠。○正義曰。候人傳

曰。婉少貌。變好貌。此并訓之。故言少好貌。內則云。男

女未冠。笄者。總角。衿纓。冠所以覆髮。未冠。則總角。故

知總角。聚兩髦。言總聚其髦。以為兩角也。卬兮。與總

角共文。故為幼稚。周禮掌冠。冕者。其職謂之弁。師則

弁者。冠之大號。故為弁冠也。士冠禮。及冠。義記。士之

冠。云。始加緇布冠。次加皮弁。次加爵弁。三加而後。字

之。成人之道也。然則士有三加冠。此言突若弁兮。指

言童子成人。加冠而已。不主斥其一冠也。若猶耳也。故箋言突耳加冠。為成人。倚嗟頂若言若者。皆然耳。之義。古人語之異耳。定本云突而弁兮。不作若字。

甫田三章章四句
盧令刺荒也。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脩民事。百姓苦

之。故陳古以風焉。○畢。嚼也。弋。繳射也。○令音零。下同。好呼

三詩充
宋五之二十

報反風福鳳反囅直角反本亦
 作囅畢星名何音犢繳音灼
 義曰作盧令詩者刺荒也所以刺之者以襄公性
 好田獵用畢以掩兔用弋以射雁好此遊田逐禽
 而不脩治民之事國內百姓皆患苦之故作是詩
 陳古者田獵之事以風刺襄公焉經三章皆言有
 德之君順時田獵與百姓共樂之事○**畢**畢囅弋
 繳射○正義曰釋天云囅謂之畢李巡曰囅陰氣
 獨起陽氣必止故曰畢畢止也孫炎曰掩兔之畢
 或謂之囅因各星去郭璞云掩兔之畢或呼為囅
 因星形以名之月令注云網小而柄長謂之畢然
 則此器形似畢星孫謂以網名畢郭謂以畢名網
 郭說是也出繩繫矢
 而射鳥謂之繳射也

盧令令其人美且仁

傳

盧田犬令令纓環聲言人君能

有美德盡其仁愛百姓欣而奉之愛而樂之順時遊

田與百姓共其樂同其獲故百姓聞而說之其聲令

令然

○纓於盈反又於政反
 樂音洛下同說音悅

疏

盧令至且仁○正義曰言古者有德之君

順時田獵與百姓共樂同獲百姓聞而悅之言吾君
 之盧犬其環鈴鈴然為聲又美其君言吾君其為人
 也美好且有仁恩言古者賢君田獵百姓愛之刺今
 君田獵則百姓苦之○**傳**盧田至令然○正義曰
 夫有田犬守犬戰國策云韓國盧天下之駿犬也東
 郭逡海內之狡兔韓盧逐東郭逡山三越岡五兔極
 於前犬疲於後俱為田父之所獲是盧為田犬也此
 言鈴鈴下言環鉤鈴鈴即是環鉤聲之狀環在犬之
 額下如人之冠纓然故云纓環聲也言人君有美德
 以下言百姓所以悅君之意孟子謂梁惠王曰今王
 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
 感頰而相告曰吾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
 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
 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

才一作材

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能
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則百姓悅之也今定本
云喻人君能有美德喻字誤也 **盧重環** 重環子母環也
其人美且鬣 鬣好貌云鬣讀當為權權勇壯也

○鬣音權說文云髮好貌且者皆辭兼二事若鬣是好貌則與
美是一也且仁且德既美而復有仁才則且鬣不得
為好貌故易之巧言云無拳無勇其文相連是鬣為
勇壯也以君能盡其仁愛與百姓同樂故美其且仁
以君身有勇壯能捕取猛獸故美其且鬣以君善於
射御多有才能故美其且德皆是獵時之事故歷言
之大叔于田敘云叔多才而好勇亦謂獵時有才勇
也

盧重鉤 鉤一環貫二也音梅 **其人美且德** 德
才也云多才也 ○德七才反 **傳** 鉤一環貫二
說文云強也 **傳** 正義曰上言

重環謂環相重故知謂子母環謂大環貫一小環也
重鉤與重環別則與子母之環文當異故知一環貫
二謂一大環貫二小環也說文亦云鉤環也一環貫二

盧令三章章二句

敝笱刺文姜也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

使至淫亂為二國患焉 敝笱婢世反徐符滅反
本又作弊敗也笱音古口

反取魚器也 敝笱三章章四句至患焉 ○正義
惡鳥路反 曰作敝笱詩者刺文姜也所以刺
之者文姜是魯桓夫人齊人惡魯桓公為夫微弱
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於齊與兄淫亂為二國之患
焉故刺之也文姜淫亂由魯桓微弱使然經三章
皆是惡魯桓以刺文姜之辭夏官虎賁氏云舍則
守王闕注云舍王出所止宿處也開性桓也天官
掌舍掌王之會同之舍設棊柅再重杜子春云棊

桓謂行馬玄謂行馬再重者以周衛有外內列周衛防守之物名之曰閑則閑亦防禁之名故此及猗嗟之序皆防閑並言之也齊則襄公通妹魯則夫人外淫桓公見殺於齊襄公惡名不滅是為二國患也文姜既嫁於魯齊人不當刺之由其兄與妹淫齊人惡君而復惡文姜亦所以刺君故編之為襄公詩也

敝笱在梁其魚魴鰈

傳

興也鰈大魚

箋

云鰈魚子也魴

也鰈也魚之易制者然而敝敗之笱不能制興者喻

魯桓微弱不能防閑文姜終其初時之婉順○魴音房鰈毛

古頊反鄭古頊反易夷鼓反齊子歸止其從如雲傳如雲言盛也

云其從姪姊之屬言文姜初嫁于魯桓之時其從

者之心意如雲然雲之行順風耳後知魯桓微弱文

姜遂淫恣從者亦隨之為惡○從才用反敝笱至

毛以為笱者捕魚之器弊敗之笱在於魚梁其魚乃

是魴鰈之大魚非弊敗之笱所能制以喻微弱之君

為其夫壻其妻乃是強盛之齊女非微弱之夫所能

制刺魯桓之微弱不能制文姜也又言文姜難制之

意齊子文姜初歸於魯國正其從者庶姜庶士其數

衆多如雲然以此強盛故魯桓不能禁也○鄭以為

弊敗之笱在於魚梁其魚乃是魴鰈之小魚魴鰈自

是魚之易制者但笱以弊敗不能制以喻文姜是婦

人之易制者但由魯桓以微弱不能制由其不制文

姜故令從者亦惡齊子文姜初歸於魯國正其從者

之心如雲然雲行順風東西從者隨嫡善惡由文姜

淫洩故從者亦淫○傳鰈大魚○正義曰孔叢子云

衛人釣於河得鰈魚焉其大盈車子息問曰如何得

毛詩疏

卷五之三十三

及古閣

半鰥則吞矣于思嘆曰魚貪餌以死士貪祿以亡是
 鰥為大魚也傳以鰥為大魚則以大為喻王肅言魯
 桓之不能制文姜若做笱之不能制大魚也○
 魚至婉順○正義曰鰥魚子釋魚文李巡曰凡魚之
 子總名鰥也鰥鰥字異蓋古字通用或鄭本作鰥也
 魯語云宣公夏濫於泗淵星革斷其畧而棄之曰魚
 禁鰥鱸鳥翼殼卵蕃庶物也是亦以鰥為魚子也毛
 以鰥為大魚鄭以鰥為魚子而與鮐相配則鮐之為
 魚中魚也故可以為大亦可以為小陸機疏云鮐今
 伊洛濟潁鮐魚也廣而薄肥恬而少力細鱗魚之美
 者遼東梁水鮐特肥而厚尤美於中國鮐故其鄉語
 口居就糧梁水鮐是也箋以一鰥若大魚則強笱亦
 不能制不當以弊敗為喻且鮐非極大之魚與鰥
 不類故易傳以為小魚易制喻文姜易制但魯桓微
 弱不能防閑文姜使終其初時之婉順文姜素與兄
 淫而云初時婉順者在齊雖則先淫至魯必將改矣
 但知桓公微弱後復更為淫耳○
 義曰傳以如雲言盛謂其從者多強盛而難制孫毓

云齊為大國初嫁寵妹庶姜庶士盛如雲雨故妹來
 自由桓公不能禁制言從者之盛傳意當然文姜歸
 魯之日襄公未為君言寵妹則非也○
 惡○正義曰姪娣之外更當有侍御賤妾故云其從
 姪娣之屬箋以作詩者主刺文姜之惡而言其從如
 雲明以文姜惡甚疾其敗損族類故易傳以為從者
 亦隨文**敝笱在梁其魚魴鱖**○
 姜為惡**敝笱在梁其魚魴鱖**○
 魴而弱鱗○
 厚而頭大魚之不美者故里語曰網魚得魴不如喙
 茹其頭尤大而肥者徐州人謂之魴或謂之鱗幽州
 人謂之鴉鴉**齊子歸止其從如雨**○
 或謂之胡鱗**齊子歸止其從如雨**○
 云如雨言無常天下之則下天不下則止以言姪娣
 之善惡亦文姜所使止○
 義曰如雲言盛謂其從者多強盛而難制孫毓

今定本云所使 敝笱在梁其魚唯唯 唯唯出入不

出於義是也 制云唯唯行相隨順之貌 正義曰上二章言魚

名此章言魚貌今其上下相充也唯唯正是魚行相

隨之貌耳傳以弊笱不能制大魚故云出入不制箋

以為小魚故行相隨順之貌各從其義故為辭異耳

其於唯唯義亦同也 齊子歸止其從如水 水喻眾也 云水

不能制也 之性可停可行亦言姪娣之善惡在文姜也

敝笱三章章四句

載驅齊人刺襄公也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疾驅於通

道大都與文姜淫播其惡於萬民焉 故猶端也

釋文當移在上

○驅欺具反又如字下皆 載驅四章章四句至

同本亦作駟播波佐反 民焉○正義曰載驅

詩者齊人所作以刺襄公也刺之者襄公身無禮

義之故乃盛飾其所乘之車與所衣之服疾行驅

馳於通達之道廣大之都與其妹文姜淫通播揚

其惡於萬民焉使萬民盡知情無慙恥故刺之也

國人刺君乃是常事諸序未有舉國之名言其民

刺君此獨云齊人刺襄公者以文姜魯之夫人襄

公往入魯境以其齊魯交錯須言齊以辨嫌無禮

義盛其車服者首章次句與次章上二句是也疾

驅首章上句是也於通道大都下二章上二句是

也經因驅車而言車飾故先言載驅序以美其車

服然後驅之且欲見其驅車所往之處故令疾驅

與通道大都為句而後言之經有車馬之飾而已

無盛服之事既美其車明亦美其服故協句言之

也朱鄴者

驅

又

事此故乃與上為句非生下之辭是以箋特釋之無禮義故猶言無禮義端端謂頭緒也論語叩其兩端謂動發本末兩頭也標有梅箋云女年二十而無嫁端為無嫁之頭緒此亦謂無禮義之頭緒也故盛服而與妹淫通也

載馳薄薄輦弗朱鄴傳薄薄疾驅聲也輦方文席也車

之蔽曰弗諸侯之路車有朱革之質而羽飾傳云此

車襄公乃乘焉而來與文姜會傳薄音各反徐扶各反弗音弗鄴若郭反

也傳魯道有蕩齊子發夕傳發夕自夕發至旦傳云襄

公既無禮義乃疾驅其乘車以入魯境魯之道路平

易文姜發夕由之往會焉曾無慙耻之色傳發韓詩云發旦也

其乘繩證反或音繩竟音境本傳載驅至發夕傳正

亦作境易夷鼓反下樂易同傳義曰言襄公將與

妹淫則驅馳其馬使之疾行其車之聲薄薄然用方

文竹簟以為車蔽又有朱色之革為車之飾公乘此

車馬往就文姜魯之道路有蕩然平易齊子文姜乃

由此道發夕至旦來與公會公與妹淫曾無愧色故

刺之傳薄薄至羽飾傳正義曰薄薄車聲狀序言

疾驅故云疾驅驅與驅音義同皆謂驅馬疾行也斯

干說鋪席燕樂之事云下莞上簟簟字從竹用竹為

席其文必方故云方文席也車之蔽曰弗謂車之後

戶也說文云鞞革也獸皮治去毛曰革鞞是革之別

名此說齊君之車而云朱鄴故云諸侯之路車有朱

革之質而羽飾謂以皮革為本質其上又以翟羽為

之飾也釋器云與革前謂之鞞後謂之弗李巡曰與

革前謂與前以革為車飾曰鞞後戶名也郭璞

曰鞞以韋鞞車軾也弗以韋鞞後戶也又云竹前謂

之禦後謂之蔽李巡曰竹前謂編竹當車前以擁蔽

名之曰禦禦止也孫炎曰禦以簟為車飾也郭璞曰

毛詩疏

卷五之三十一

及古

手言此 卷五之三 涉古

蔽以簞衣後戶也如爾雅之文車前後之飾皆有革
 有簞故此說車飾云簞弗朱鞞也彼文革飾後戶謂
 之蔽則弗蔽異矣此言車之蔽曰弗弗蔽為一者彼
 因革與竹別而異其文耳其實革竹同飾後戶俱為
 車之蔽塞故此傳弗蔽通言之春官巾車掌王后之
 車輅有重翟厭翟碩人說衛侯夫人云翟非以朝是
 婦人之車有翟羽飾矣經傳不言諸侯路車有翟飾
 者今傳言羽飾必當有所按據不知出何書也○
 發夕至至口○正義曰此言發夕謂夕時發行故為
 發夕至至口小宛云明發不寐謂此至明之開發未嘗
 寢寐故為發夕至明所以立文不同皆為夕發至旦
 ○襄公至之色○正義曰知入魯境者以下言汶
 水湯湯則魯在汶側齊在魯北水非曰陽僖元平左
 傳稱公賜季友汶陽之田當齊襄公之時汶水之北
 尚是魯地故知襄公乘車入魯境也於魯道之下即
 言發夕是則夜行打道言其疾趨齊侯之意故言文
 姜發夕而往會焉兄則感飾而往
 妹則疾行會之是其無慙恥之色
四驪濟濟垂轡
灑灑

灑灑 四驪言物色盛也濟濟美貌垂轡轡之垂者灑
 灑衆也云此又刺襄公乘是四驪而來徒為淫亂
 之行○驪力馳反濟子禮反注同爾爾本亦作魯道
 灑同乃禮反徒一本作從兩通行下孟反
有蕩齊子豈弟
 言文姜於是樂易然云此豈弟
 猶言發夕也豈讀當為鬪弟古文尚書以弟為鬪鬪
 明也○豈開改反樂也弟如字或音弟
 待易反樂音洛鬪音開鬪音亦○四驪至豈弟
 公將與林浮盛其一駟之馬皆是鐵驪之色其馬濟
 濟然而美又四馬垂其六轡灑灑然而衆為此盛飾
 往就文姜魯之道路有蕩然平易齊子文姜於是樂
 易然來與兄會會無慙色故刺之○鄭唯愷悌為異
 言文姜開明而往會之餘同○四驪言物色盛也
 ○正義曰夏官校人云凡軍事物馬而頒之注云物
 毛詩疏 卷五之三十七 及古

馬齊其力言四言驪道其物色俱盛也。○此豈至明也。○正義曰：箋以為齊于愷悌，文在魯道之下，則愷悌為在道之事，若是其心樂易，非獨在道為然。且上云發夕，此當為發夕之類，故云此愷悌猶發夕言與其餘愷悌不同也。愷悌之義與發夕不類，故讀愷為闔，易稱闔物成務，說文云闔開也。古文尚書，即今鄭注尚書是也。無以悌為闔之字，唯洪範稽疑論上兆有五曰闔，注云闔者色澤光明，蓋古文作悌，今文作闔，賈逵以今文按之，定以為闔，故鄭依賈氏所奏從定為闔。於古文則為悌，故云古文尚書以悌為闔。闔明也，上言發夕謂初夜即行，此言闔明謂侵明而行，與上古文相通也。釋言云愷悌發也，舍人李巡孫炎郭璞皆云闔明發行，郭璞又引此詩云齊于愷悌，是闔亦為行之義也。今定本云此愷悌發也，猶言發夕，又云悌，古文尚書以為為。

汶水湯湯行人彭彭。傳湯

湯大貌，彭彭多貌。云汶水之上蓋有都焉，襄公與

文姜時所會

○汶音問，水名，湯。失章反，彭必旁反。汶水至所會。○

於通道大都行人彭彭，是為通道。汶水湯湯，旁有大都可知，若其不然，不應輒言汶水。故云汶水之上蓋有都焉。襄公與文姜時所會處也。此襄公入於魯境，往會文姜，若是魯桓尚行，不應公然如此。此篇所陳蓋是莊公時事，亦不知大都為何邑，故箋不言之。

魯道有蕩，齊子翱翔。傳翔

翔猶彷徨也。

○彷徨旁，音羊。

汶水滔滔，行人儻儻。傳滔

滔滔

流貌，儻儻眾貌。

○滔吐刀反，儻表，驕反。說文云行貌。

魯道有蕩，齊子遊

敖。

載驅四章章四句

猗嗟，刺魯莊公也。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然而

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人以為齊侯之子

焉○猗於宜反字或作欬技其綺反**猗**○正義曰見其母與齊淫

謂為齊侯種胤是其可恥之甚故齊人作此詩以刺之也禮婦人夫死從子于當防毋姦淫莊公不能防禁是失為人子之道經言猗嗟是歎傷之言也言其形貌之長面目之美善於趨步是有威儀也言其善舞善射是有技藝也言展我甥兮拒時人以為齊侯之子也以其齊人所行故繫之於齊

襄公淫之故為襄公之詩也

猗嗟昌兮頤而長兮猗嗟歎辭昌盛也頤長貌**云**

昌佼好貌頤音祈佼古卯反本又作姣抑若揚兮抑美色揚廣

揚○抑於力反**美目揚兮**好目揚眉**巧趨蹌兮射則臧**

○趨本又作趨七須反又七遇反蹌七羊反

○趨本又作趨七須反又七遇反蹌七羊反

傳

兮猗嗟至臧兮○正義曰齊人傷魯莊公猗嗟此莊公之貌甚昌盛兮其形狀頤然而長好兮然而美者其額上揚廣兮又有美目揚眉兮巧為趨步其舉動踴然兮射則大善兮威儀技藝其美如此而不能防閑其母使之淫亂是其可嗟傷也**猗**○正義曰猗是心內不平嗟是口之喑咀皆傷歎之聲故為歎辭若猶然也此言頤若長兮史記孔子世家稱孔子說文王之狀云黯然而黑頤然而長是之為長貌也今定本云頤而長兮而與若義並通也**昌**○正義曰昌為盛不言為其貌故申足之云佼好貌**抑**○正義曰抑美色揚廣揚○正義曰揚是頤之別名抑為揚之貌故知抑為美色頤貴闊故言揚廣揚**好目揚兮**正義曰美目揚兮目揚俱美專欲辯揚是眉故省其文言好目揚眉既言目揚皆好又傳解揚為眉蓋以眉毛揚起故名眉為揚**巧趨蹌兮**○正義曰曲禮云士蹌蹌今與趨連

○趨本又作趨七須反又七遇反蹌七羊反

○趨本又作趨七須反又七遇反蹌七羊反

○趨本又作趨七須反又七遇反蹌七羊反

○趨本又作趨七須反又七遇反蹌七羊反

○趨本又作趨七須反又七遇反蹌七羊反

○趨本又作趨七須反又七遇反蹌七羊反

○趨本又作趨七須反又七遇反蹌七羊反

文故知踰巧趨貌曲禮注又云行而張足曰趨趨今之捷步則趨疾行也禮有徐趨疾趨為之有巧有拙故美其巧

趨踰兮 倚嗟名兮 美目清兮 日上為名目下為清儀既成兮 終日射侯 不出正兮 展我甥兮 二尺曰正外孫曰甥 云成猶備也 正所以射於侯中者天子五正諸侯三正大夫二正士一正外皆居其侯中參分之一焉 展誠也 姊妹之子曰甥容貌技藝如此誠我齊之甥言誠者拒時人言齊侯之子 亦反注所射每射同正音征注同畫 倚嗟至甥兮 正義五采曰正參七南反又音三 曰齊人傷魯莊公倚嗟此莊公目上之名甚平博兮 又有美目及目下之清亦美兮 威儀容貌既備足兮 又善於為射終日射

侯其矢不出正之內兮 此又誠是我齊之外甥兮 威儀技藝如此 又實是齊之外甥 不能使母不淫令人以為齊侯之子 是其可嗟傷也 目上至為清 正義曰釋訓云 倚嗟名兮 目上為名 孫炎云 目上平博郭璞曰 眉眼之間爾雅既釋如此 清又與目共文名既目上則清為目下 二尺至曰甥 正義曰正者侯中所射之處 經典雖多言正鵠 其正之廣狹則無文 鄭於周禮考之以為大射則張皮侯而設鵠賓射則張布侯而畫正 正大如鵠 三分侯廣而正居一焉 侯身長一丈八尺者 正六尺 侯身一丈四尺者 正方四尺六寸大半寸 侯身一丈者 正三尺三寸少半寸 正以絲畫為之 其外之廣雖則不同 其內皆方二尺 毛於正鵠之事 唯此言二尺曰正耳 既無明說 可以同之 鄭焉 鄭言正之內方二尺者 亦更無明文 蓋應顧此傳耳 姊妹之子名之曰甥 傳言外孫曰甥者 王肅云 據外祖以言也 謂不指襄公之身 總據齊國為信 外孫得稱甥者 按左傳云 以肥之得備彌甥 孫毓云 姊妹之子曰甥 謂吾舅者 吾謂之甥 此

爾雅之明義未學者之所及豈毛公之博物王氏之通識而當亂於此哉抑者以襄公雖舅而鳥獸其行犯親亂類使時人皆以為齊侯之子故絕其相名之倫更本於外祖以言也凡異族之親皆稱甥然此是毛傳之言不應代詩人為絕其相名之倫孫毓之言非也○正所至之子○正義曰夏官射人以射法治射義王以六耦射三侯樂以騶虞九節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樂以狸首七節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樂以采蘋五節二正士以三耦射豕侯樂以采芣五節二正是天子以下所射之正數也彼文大夫士同射二正今定本云大夫二正士一正誤耳外皆居其侯中三分之一者其外畔準侯廣狹各居其侯三分之一其內皆方二尺故彼注云九節七節五節者奏樂以為射節之差三侯者五正三正二正之侯也二侯者三正二正之侯也一侯者二正而已畫五正之侯者中朱次白次蒼次黃玄居外三正者損玄黃二正者去白蒼而畫以朱綠其外之廣皆居侯中三分之一鄭言中二尺是中央之采方二尺以

度

外準其采之多少正之廣狹均而布之以至於外畔也言居侯三分之一侯之廣狹則有三等不同五正之侯則方一丈八尺三正之侯方一丈四尺一正之侯則方一丈知者以大射之鵠賓射之正雖其侯正鵠不同侯道遠近一也儀禮大射禮者諸侯射禮經曰司馬命量人量侯道以狸步大侯九十參七十豕五十鄉射記記射之侯云侯道五十弓則大射所云九十七十五皆謂弓也諸侯大射三侯之道既有故射人注云量侯道者以弓為量九節者九十弓七節者七十弓五節者五十弓弓之下制長六尺是侯道遠近有三等不同也鄉射記又云弓二寸以為侯中侯中謂侯身也鄉射之侯既弓取二寸則餘侯亦當然天官司裘注說大射之侯引鄉射記曰弓二寸以為侯中則九寸弓者侯中廣丈八尺七十弓者侯中廣丈四尺五十弓者侯中廣一丈大射既然則賓射亦爾考工記云梓人為侯廣與崇方三分其廣而鵠居一焉司衣掌大射之禮云設其鵠射人治賓射

之儀則云五正三正二正有正者無鵠者無正則正與鵠大小同矣故射人注云鵠乃用皮其大如正鵠居侯中三分之一則知正亦在侯三分之一各準其侯之廣狹而畫之耳謂之正者射人注云正之言正也射者內志正則能中大射注云正者正也亦鳥名齊魯之間各題肩為正正鳥之捷黠者射之難中以中為俊故射取名焉大射射鵠賓射射正此言不出正今據賓射為文也展誠釋詁文姊妹之子為甥釋親文上說容貌技藝下言展我甥兮縱令無技藝亦是其甥但作者既美其身業技藝又言實是其甥傷不防閑其母而令人以為齊侯之子故言誠我齊之外甥為齊之甥信不虛矣而云誠實是者拒時人言是齊侯之甥

猗嗟變兮 **傳** 變壯好貌 **清揚婉兮** **傳** 婉好眉目也 **舞則選兮射則貫兮** **傳** 選齊貫中也 **傳** 云選者謂於倫等最上貫習也 **傳** 選齊貫中也 **傳** 云選者謂於倫等最上貫習也 **反鄭古患反中張仲反** **四矢**

反兮以禦亂兮

傳

四矢乘矢

傳

云反復也禮射三而

止每射四矢皆得其故處此之謂復射必四矢者象

其能禦四方之亂也 **傳** 反如字韓詩作變變易禦

猗嗟至亂兮。毛以為齊人傷魯莊公。猗嗟此莊公容貌變然而好兮。其清揚眉目之間。婉然而美兮。其舞則齊於樂節兮。其射則中於正鵠兮。非徒能中而已。每番重射四矢。皆反復其故處兮。善射如此。足以捍禦四方之亂兮。威儀技藝如此。而不能防閑其母。故刺之。鄭唯舞則選兮二句為異。言舞則倫等之中。上選兮。其射即貫習為之兮。餘同。選齊貫中。正義曰。傳選之為齊。其訓未聞。當謂其善舞齊於樂節也。貫謂穿侯。故為中也。選者至貫習。正義曰。箋以美其善舞。當謂舞能勝人。故易傳以為倫等之中。上選也。貫習釋詁文。四矢乘矢。正義曰。乘車必駕四馬。因即謂四馬為乘。大射鄉射皆以

四矢為乘矢故傳依用之。禮射至之亂。正義曰。大射皆三番射訖止而不復射。是禮射三而止也。必三而止者。按儀禮大射初使二耦射之而未釋獲。射訖取矢以復。君與卿大夫等射。釋獲飲不中者訖。君與卿大夫等又射。取中於樂節。注云。君子之於事也。始取苟能。中課有功。終用成法。教化之漸也。然則初射惟三耦。其後兩番。君始與卿大夫等射。此言禮射三而止。通三耦等為言。射法三而止。而云終日射。侯者美其久射而常中。非禮射終一口也。每射四矢。皆復故處。言常中正鵠也。又解射禮必用四矢者。象其能禦四方之亂。故詩人以莊公四矢皆中。即云以禦亂。今美莊公善射。言其堪禦亂也。內則云。男子生以系。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注云。天地四方。男子所

倚嗟三章章六句

齊國十一篇三十四章百四十三句

居不易民其陶唐虞夏之都大率相近不出河東之界故書責太康亾失然則魏都河北蒲坂故安邑皆偏近之故云魏者舜禹所都之地謂境內有其都耳魏不居其墟也○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正義曰禹貢云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底柱析城至于王屋地理志云雷首在蒲坂南析城在濩澤西南皆在河東界內是其屬冀州也○周以封同姓焉○正義曰襄二十九年左傳曰虞虢焦滑霍楊韓魏皆姬姓是與周同姓也魏世家絕不知所封為誰故言周以封同姓子○其封域南枕河曲北涉汾水○正義曰地理志云魏國姬姓也在晉之南河曲故其詩曰彼汾一曲實諸河之干兮是南枕河曲也汾沮洳曰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刺君采其菜於汾明其境踰汾矣故知北涉汾水○昔舜耕於歷山陶於河濱○正義曰尚書傳文也彼註云歷山在河東是舜耕之處在魏境也言陶於河濱則在河北之濱蓋以歷山相近同為魏地故連言之皇甫謐云言陶於河濱即禹貢所謂陶丘今濟陰定陶之西南陶丘亭是也言

河濱明近河不宜在濟陰謚之言謬耳○禹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此一帝王儉約之化於時猶存及今魏君嗇且褊急不務廣脩德於民教以義方○正義曰教以義方隱三年左傳石碯辭也感舜禹之化則應皆儉約而碩鼠伐檀又以刺君貪鄙者雖遺風尚在人性不同不能使貪者皆儉因葛屨等刺儉者多又其詩在先故言儉約之化耳晉有唐之遺風詩稱唐國此有舜禹舊化其詩不稱虞夏者晉初唐叔封為唐侯又能憂深思遠有堯之遺風故謂之唐魏初無虞夏之名虞夏又非諸侯之國徒感儉約之化嗇且褊急故譜本於舜禹耳無義言虞夏也堯舜道同而感有深淺者時君政異故也○其與秦晉鄰國日見侵削國人憂之○正義曰魏國西接於秦非鄰於晉桓四年左傳曰秦師圍魏是秦數伐之終為晉所滅明晉亦侵之○當周平桓之世魏之變風始作○正義曰周自幽王以上諸侯未敢專征平桓之後以強凌弱今云日見侵削明是諸侯專恣故以為平桓之

時變風始作。○至春秋魯閔公元年，晉獻公竟滅之，以其地賜大夫畢萬。自爾而後，晉有魏氏。○正義曰：鄭言此者，見閔公已前，魏國尚存，故平桓之世得作詩也。魏無世家，而鄭於左方中云：葛屨至十畝之間，為一君伐檀，碩鼠為一君知者。以上五篇刺儉，下二篇刺貪，其事相反，故分為異君。或父祖或子孫不可知，凡案襄二十九年左傳：魯為季札歌魏曰：美哉大，而婉儉而易行，以德輔此，則為明主也。此詩並刺君無德，以將之，失於大儉，故詩人刺之。

葛屨刺褊也。魏地陜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褊

急而無德，以將之。儉嗇而無德，是其所以見侵

削。○履俱具反，褊必淺反，陜音洽。本或作狹，依字削。應作陝，隘於解反，巧如字。徐苦孝反，趨七須反。徐七喻反。○正義曰：作葛屨詩者，刺褊也。所

以一作用

以刺之者，魏之土地既以陜隘，故其民機心巧僞，以趨於利。其君又儉嗇，且褊急而無德，教以將撫之。今魏俗彌趨於利，故刺之也。言魏地陜隘者，若地廣民稀，則情不趨利。地陜民稠，耕稼無所，衣食不給，機巧易生。人君不知其非，反覆儉嗇，褊急德教不加於民，所以日見侵削，故舉其民俗，君情以刺之。機巧趨利者，章上四句是也。儉嗇言愛物褊急，言性躁二者大同，故直云刺褊。卒章下二句是也。上章下二句，下章上三句，皆申說未三月之婦不可縫裳，亦是趨利之事也。○儉嗇至侵削。○正義曰：以下園有桃及陟岵序，皆云國小而迫，日以侵削，故箋採下章而言其刺之意。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糾糾，猶繚繚也。夏葛屨，冬皮屨。

葛屨，非所以履霜。○云葛屨賤，皮屨貴，魏俗至冬猶謂葛屨可以履霜，利其賤也。○糾，吉黝反，沈居酉反，繚音了，沈音遼。摻

毛詩流 卷五之三 三 反古閣

一為上有其字

擷

摻女手可以縫裳傳摻摻猶纖纖也婦人三月廟見

然後執婦功傳云言女手者未三月未成為婦裳男

子之下服賤又未可使縫魏俗使未三月婦縫裳者

利其事也傳摻所銜反又所感反徐又息廉反說文

反傳要之褌之好人服之傳要褌也褌領也好人好女

手之人傳云服整也褌也領也在上好入尚可便整

治之謂屬著之傳要於遙反褌紀力傳糾糾至服之

俗趨利言糾糾然夏日所服之葛屨魏俗利其賤至

冬日猶謂之可以履寒霜摻摻然未成婦之女手魏

俗利其事新來嫁猶謂之可以在上之衣尊好人可使整治之裳

履

乃服之褌者亦使女手縫之是其趨利之甚傳糾

糾至履霜傳正義曰糾糾為葛屨之狀當為稀疏之

貌故云猶繚繚也士冠禮云履夏用葛冬皮履可也

士喪禮云夏葛屨冬白屨注云冬皮履變言白者明

夏時用葛亦白也是衣服之宜當夏葛屨冬皮履也

月令季秋霜始降則履霜自秋始言冬者以履霜為

寒而言冬為寒甚故傳據儀禮而舉冬以言之也凡

屨冬皮夏葛則無川絲之時而少儀云國家靡幣君

子不履絲屨者謂皮屨以絲為飾也天官屨人說屨

焉之飾有絢總純是屨用絲為飾夏日之有葛屨猶

絺経所以當暑特為便於時耳非行禮之服若行禮

之服雖夏猶當用皮鄭於周禮注及志言朝祭屨焉

各從其裳之色明其不用葛也傳摻摻至婦功

正義曰摻摻為女手之狀則為纖細之貌故云猶纖

纖說文云纖好手古詩云纖纖出素手是也下云宛

然左辟是已入夫家既入夫家仍云女手明是未成

婦也曾子問云三月而廟見稱來婦又云女未廟見

毛詩疏

卷五之三 四

及古

禪

為成婦矣。既成為婦，則當家事盡為此。譏使之縫裳，明是未可縫裳。故云三月廟見，然後執婦功。三月廟見，謂無舅姑者。婦入三月，乃見於舅姑之廟。若有舅姑，則士昏禮所云質明贊見，婦於舅姑不待三月也。雖於昏之明旦，即見姑舅也。亦三月乃助祭行，故易歸妹注及鄭箴膏肓，皆引士昏禮云：婦入三月而後祭行。然則雖見舅姑，猶未祭行，亦未成婦也。成婦雖待三月，其昏則當夕成矣。士昏禮云：其夕，衽席於奧，良席在東，皆有枕。北趾，主人入，親脫婦纓，燭出。注云：婚禮畢，將臥息，又駁異義云：昏禮之暮，枕席相連，是其當夕成昏也。言女至其事。正義曰：以婦人之服不殊裳，故知所言裳者，指男子之下服也。曲禮曰：諸母不漱裳，唯舉裳不漱，則衣可漱。明裳為賤。要禮至之人。正義曰：士喪禮云：襚者左執領，右執要，又曰：襚者以褶必有裳，執衣如初。注云：帛為褶，無絮，雖復與神同，有裳乃成稱。然則襚服有衣有裳，而左右執之，則左執衣領，右執裳要。此要謂裳要字，宜從衣，故云要禮也。要是裳要，則襯為衣領，說文亦

宛一作婉辟一作

云：襚衣領也。二者於衣於裳各在其上，且又功少，故好人可使整治屬著之上。云：女手，此云好人，故云好人。女手之人，今定本云：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掃提提，安諦也。宛辟，貌。婦至門，夫揖而入，不敢當尊，宛然而左辟，象掃所以為飾。云：婦新至，慎於威儀，如是使之非禮。提徒兮反，宛於阮反，辟音避。音維，是褊心，是以為刺。云：魏俗所以然者，是君心褊急，無德教使之耳。我是以刺之。好人至為刺。初至，容貌安詳，審諦提提，然至門之時，其夫揖之，不敢當夫之揖，宛然而左辟之，又佩其象骨之掃，以為飾。敬慎威儀，如是，何故使之縫裳？魏俗所以然者，維是魏君褊心，無德教使然。我是以為此刺也。提

提至為飾。正義曰：釋訓云：提提安也。孫炎曰：提提行步之安也。言安諦謂行步安舒而審諦也。士昏禮云：婦至主人，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是婦至門，夫揖而入也。此好人不當當夫之尊，故宛然而左還辟之，不敢當主，故就客位。魏俗至刺之。正義曰：如此箋，則魏俗之趨利由君也。序云：魏地陋隘，其民機巧趨利，則似魏俗先然，與此反者，魏俗趨利實由地，陋使然，人君當知其不可，而以政反之。今君乃儉嗇，且褊急而無德教，至使民俗益復趨利，故刺之。

葛屨二章一章六句一章五句

汾沮洳，刺儉也。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禮也。○汾沮洳，汾音

扶云反，沮音子預反，洳音如。預反，其君子一本無子字。汾沮洳三章章六句，至得禮。正義曰：作汾沮洳詩者，刺儉也，其君好儉而能勤，躬自采菜，刺其不得禮也。

以

事一作士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汾水也，沮洳，其漸洳者，莫菜也。

云言我也，於彼汾水漸洳之中，我采其莫以為菜。

是儉以能勤。○莫音暮，漸如字，又接廉反。彼其之子，美無度。云

之子是子也，是子之德美無有度，言不可尺寸美無

度，殊異乎公路。○路車也。云是子之德美，信無度

矣。雖然，其采莫之事，則非公路之禮也。公路，王君之

輶車，庶子為之。晉趙盾為輶車之族是也。○輶本作旄，音毛，盾

徒本。彼汾至公路。正義曰：由魏君儉以能勤，於

反。彼汾水漸洳之中，我魏君親往采其莫以為菜，是儉而能勤也。彼其采莫之子，能勤儉如是其美，信無限度矣。非尺寸可量也。美雖無度，其采莫之事

殊異於公路賤官尚不為之君何故親采莫乎刺其
不得禮也○**傳**汾水至莫菜○正義曰汾是水名沮
如潤澤之處故為漸如莫菜者陸璣疏云莫莖大如
箸赤節一葉似柳葉厚而長有毛刺今人纒以取
繭緒其味酢而滑始生可以為羹又可生食五方通
謂之酸迷冀州人謂之乾絳河汾之間謂之莫案王
肅孫毓皆以為大夫采菜其集注序云君子儉以能
勤案今定本及諸本序直云其君義亦得通○**傳**之
子至尺寸○正義曰之子是子釋訓文宛丘云游蕩
無度賓之初筵云飲酒無度皆謂無節度也此不得
為美無節度故為無復度限言不可以尺寸量也○
傳是子至是也○正義曰公路與公行一也以其至
君路車謂之公路主兵車之行列者則謂之公行正
是一官也宣二年左傳云晉成公立乃宦卿之適以
為公族又宦其餘子亦為餘子其庶子為公行趙盾
請以括為公族公許之冬趙盾為軫車之族是其事
也趙盾自以為庶子讓公族而為公行言為軫車之
族明公行掌軾車服虔云軾車戎車之倅杜預云公

行之官是也其公族則適子為之掌君宗族成十八
年左傳曰晉荀會樂壓韓無忌為公族大夫使訓卿
之子弟恭儉孝悌是公族主君之同姓故下箋云公
族主君同姓昭穆是也傳有公族餘子公行此有公
路公行公族知公路非餘子者餘子自掌餘子之政
不掌公車不得謂之公路明公路即公行變文以韻
句耳此公族公行諸侯之官故魏晉有之天子則中
車掌王之五路車僕掌戎車之倅周禮六官皆無公
族公行之官是天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云采桑親
子諸侯異禮也
蠶事也彼其之子美如英萬人為英**美如英殊異**
乎公行公行從公之行也**傳**云從公之行者主君
兵車之行列○行戶郎
英是賢才絕異之稱此傳及尹文子皆萬人為彼汾
英大戴禮辨名記云千人為英異人之說殊也

似足

一曲言采其蕢

蕢水鳥也

○蕢音績一名牛脣說文音其或反鳥音昔

名郭璞引毛詩傳曰水鳥也如續斷寸寸有節拔之可復陸機疏云今澤蕢也其葉如車前草大其味亦相似徐州廣陵人食之

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公族公屬

君同姓昭穆也

○昭紹遙反說文作昭

汾沮洳三章章六句

園有桃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嗇不能

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

桃二章章十二句至是詩也正義曰儉嗇不用其民章首二句是也大夫憂之下十句是也由無德

君

園有桃其實之殺

○殺國有民得其力

云魏君薄公稅省國用不取於民食園桃而已不施德教民無以戰其侵削之由由是也

○殺本又作肴

心之憂矣我歌且謠

曲合樂曰歌徒歌曰謠

云我心憂君之行如此故歌謠以寫我憂矣

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

云士事也

不知我所為歌謠之意者反謂我於君事驕逸故所

為士偽反下彼人是哉子曰何其

夫人謂我欲何

所為皆同

一本無上由字

無復符又反謗君博浪反毀也補

如止

為乎。云彼人謂君也。曰於也。不知我所為憂者。既非責我。又曰君儉而嗇。所行是其道哉。子於此憂之何乎。○何其音基。下章同。心之憂矣。其誰知之。云知是則眾臣無知我憂所為也。其誰知之。蓋亦勿思。云無知我憂所為者。則宜無復思念之。以自正也。眾不信我。或時謂我謗君。使我得罪也。○園有至勿為園有桃。得其實為之。微以興國。有民得其力為君。用今魏君不用民力。又不施德教。使國日以侵削。故大夫憂之。言已心之憂矣。我遂歌而且謠。以寫中心之憂。不知我者。見我無故歌謠。謂我於君事也。驕逸然。故彼人又言云。君之行是哉。子之歌謠。欲何其為乎。彼人既不知我。而責我矣。而我心之憂矣。其誰能

知之。既無知我者。或謗我。使我得罪。其有誰能知之。我蓋欲亦自止。勿復思念之。彼人正謂不知我者。曰其並為辭。○鄭以為園有桃。魏君取其實為之。穀不與為異。又以彼人為君。曰為於言。不知我者。謂我於君事驕逸。又言從君之行儉而嗇。是其道哉。子於此憂之。何餘同。○魏君至由是。○正義曰。魏君薄於公稅。乃是人君美事。而刺之者。公家稅民有常。不得過度。故孟子曰。欲輕之於堯舜。大貉小貉。欲重之於堯舜。大桀小桀。十一而稅。下富上尊。是稅三不得薄也。鄭志答張逸亦云。稅法有常。不得薄。今魏君不取於民。唯食園桃而已。非徒薄於十。故刺之。中庸云。時使薄斂。左傳稱。晉悼公薄賦斂。所以復霸。皆薄為美。以當時莫不厚稅。故美其薄賦斂耳。魯哀公曰。二吾猶不足。是當時皆重斂也。易傳者。以云其實之。穀明食桃為穀。即是儉嗇之事。○曲合至曰謠。○正義曰。釋樂云。徒歌謂之謠。孫炎曰。聲消搖也。此文歌謠相對。謠既徒歌。則歌不徒矣。故曰曲合樂曰歌。樂即琴瑟行葦傳曰。歌者合於琴瑟也。歌謠對文如此。散

毛詩疏

卷五之三九

及古

棘

則歌為總名論語云子與人歌檀弓稱孔子歌曰泰山其頽乎之類未必合樂也。○夫人謂我欲何為乎。正義曰夫人即經之彼人也。今定本云彼人不云夫人義亦通也。何為即經之何其也。彼人謂我何為者言彼不知我者之人謂我歌謠無所為也。箋以上已云不知我者此無為更斥彼人故以為彼人斥君也。曰於園有棘其實之食。棘棗也。○棘紀力反。釋詁文。園有棘其實之食。棘棗也。從兩束俗作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云聊且略之辭也。聊出行於國中觀民事以寫憂不知我者謂我士也罔極。極中也。云見我聊出行於國中謂我於君事無中正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園有桃二章章十二句

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國迫而數侵削役乎大

國父母兄弟離散而作是詩也。○役乎大國者為

大國所徵發。○岵音戶此傳及解岷其爾雅不同王肅依爾雅數音朔侵削本或作國

小而迫數見。○陟岵三章章六句至是詩。○正義曰首章望父二章望母卒章望兄

敘言其思念之由經陳思念之事經無弟而序言之者經以父母與兄已所尊敬故思其戒其實弟

亦離散故序言之以協句今定本云國迫而數侵削義亦通也。○云役乎至徵發。○正義曰箋以

文承數見侵削嫌為從役以拒大國故辨之云為大國所徵發也知者以言役乎大國則為大國所

役猶詞寇也役諸司空則為司空所役明是大國徵發之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

傳

山無草木曰岵

傳

云孝子行役

思其父之戒乃登彼岵山以遙瞻望其父所在之處

慮反 **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 **傳**云予我夙早

夜莫也無已無解倦 **上慎旃哉猶來無止**

傳旃之猶可也父尚義 **傳**云上者謂在軍事作部列

時 **傳**旃之 **傳**陟彼至無止 **傳**正義曰孝子在役之時

然反 **傳**以親戚離散而思念之言已登彼岵山

之上今瞻望我父所在之處今我本欲行之時而父

教戒我曰嗟汝我子也汝從軍行役在道之時當早

起夜寢無得已止又言若至軍中在部列之上當慎

之哉可來乃來無止軍事而來若止軍事當有刑誅

故深戒之 **傳**山無草木曰岵 **傳**正義曰釋山云多

草木岵無草木岵 **傳**言無草木曰岵下云有草木曰

岵與爾雅正反當是傳寫誤也定本亦然 **傳**旃之

至尚義 **傳**正義曰此旃與采芴舍旃旃皆為足句故

訓為之猶可釋言文父尚義者解孝子所以稱父戒

已之意由父之於子尚義故戒之二章傳曰母尚恩

卒章傳曰兄尚親皆於章末言之俱明見戒之意以

其恩義親故也文十八年左傳曰舜舉八元使布五

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恩即慈也親則

友也 **傳**上者至列時 **傳**正義曰上行行役是在道

之辭也此變言上又云可來乃來明在軍上為部分

行列時也曲禮曰左右有局各司其局注云局部分

也謂軍中各有所部為 **陟彼岵兮瞻望母兮** **傳**山有

草木曰岵 **傳**云此又思母之戒而登岵山而望之也

音起 **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 **傳**季少子也無寐

無者寐也 **傳**少詩照反 **上慎旃哉猶來無棄** **傳**母尚

陟岵章六句父曰句可考

思也。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
偕。偕俱也。上慎旃哉。猶來無死。兄尚親也。

陟岵三章章六句

十畝之間刺時也。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畝莫

作晦俗作畝十畝之間二章章三句至居焉。○正畝皆同。義曰。經二章皆言十畝。一夫之分不能百畝。是為削小無所居。謂土田隘隘不足耕墾以居生。非謂無居宅也。

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閑閑然男女無別。往來之

貌。云古者一夫百畝。今十畝之間。往來者閑閑然

削小之甚。○閑閑音闌。本亦作閑。別彼列反。行與子還兮。或行來

來一作桑

者。或來還者。○還本亦作旋十畝至還兮。○正義曰。魏地

十畝之間。采桑者閑閑然。或男或女。共在其間。往來無別也。又敘其往者之辭。乃相謂曰。行與子俱。迴還

兮。雖則異家。得往來俱行。是其削小之甚也。○閑閑至之貌。○正義曰。此言之間。則一家之人。共采桑

於其間。地陘隘無所相避。故言男女無別。閑閑然。為往來之貌。此章既言之。故下章言之。外地傍徑路

行非一家。故言泄泄為多人之貌。○古者至之甚。○正義曰。王制云。制農田百畝。地官遂人云。夫一廛

田百畝。司馬法曰。畝百為夫。是一夫百畝也。此言其

正法耳。周禮上地家百畝。中地家二百畝。下地家三

百畝。又云。遂上地有菜五十畝。其廢易相通。皆二百畝也。孟子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則野田不樹。桑漢

書食貨志云。田中不得有樹。用妨五穀。此十畝之中。言有桑者。孟子及漢志言其大法耳。民之所便。雖田亦樹桑。故上云。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古者侵其地而虜其民。此得地陘民稠者。以民有畏寇而內入。故地

三言疏 卷五十三 漢古閣
隱也。一夫百畝，今此十畝，相率十倍，魏雖削小，未必
即然。舉十畝以喻其隱隘耳。○**傳**或行來者或來還
者。○正義曰：云還，今相呼而共歸，下云逝，今相呼而
共往，傳探下章之意，故云或行來者或來還者，見往
來相須，故**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兮**。**傳**泄泄，多人之
總解之。**貌**。○泄以行與子逝兮。**傳**云：逝，速也。○速，徒賚反。
世反。

十畝之間二章章三句

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

爾。○檀，徒丹反。木名。**傳**曰：伐檀三章章九句，至仕爾。○正義

是也。君子不得進仕者，首章三句是也。經序倒者，
序見由在位貪鄙，令君子不得仕，如其次以述之。
經先言君子不仕，乃責在位之貪鄙，故章卒二句
皆言君子不素飭，以責小人之貪，是終始相結也。

此言在位則刺，臣明是君貪而
臣効之，雖責臣亦所以刺君也。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猗猗

檀聲寘，置也。干，厓也。風行水成文曰漣。伐檀以俟世
用，若俟河水清且漣。**傳**云：是謂君子之人，不得進仕

也。○坎，苦感反。寘，之豉反。漣，力不稼不穡，胡取禾三

百塵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貍兮。**傳**種之曰稼，

斂之曰穡。一夫之居曰塵。貍，獸名。**傳**云：是謂在位貪

鄙，無功而受祿也。冬獵曰狩，宵田曰獵。胡，何也。貉子
曰貍。○塵，本亦作埤，又作厘。直連反。古者一夫田百
畝，別受都邑五畝之地，居之，故孟子云：五畝之

一作冬田

宅是也。縣音玄，下皆同。桓本亦作桓，音桓。徐郭音道，黎子也。宵音消，夜也。貉戶各反，依字作貉。彼君

子兮，不素餐兮。素空也。云：彼君子者，斥伐檀之

人，仕有功，乃肯受祿。從水字。林云：吞食也。沈音孫。

坎坎至餐兮。正義曰：言君子之人，不得進仕，坎坎然身自斲伐檀木，置之於河之厓，欲以為輪輻之用。此伐檀之人，既不見用，必待明君乃仕。若待河水澄清，且有波漣，倚然也。君子不進，由在位貪鄙，故責在位之人云：汝不親稼，種不親斂，穡何為取禾三百夫之田穀兮？不自冬狩，不自夜獵，何為視汝之庭？則有所懸者，是狙獸兮。汝何為無功而妄受此也？彼伐檀之君子，終不肯而空餐兮。汝何為無功而食祿，使賢者不進也？坎坎至且漣。正義曰：以下云漣側，則是厓畔之處。故云干厓也。易漸卦：鴻漸於干，註云：干謂大水之傍。故停水處，與此同也。風行吹水而戾，文章者曰漣。此云漣倚下，云直倚淪倚漣，直淪淪水。

以疑似訛

波之異，倚皆辭也。釋水云：河水清且漣，倚大波為漣，小波為淪，直波為徑。李巡云：分別水大小，曲直之名。郭璞曰：漣言渙，淪也。淪言蘊，淪也。徑言徑，淪也。漣淪雖異而義同。此詩漣淪淪，波名，直波不言徑而言直者，取韻故也。下二章言伐輻伐輪，則此伐檀為車之輪輻，非待河水之清方始用之，而經於河干之下，即言河水清，故解其意。此人不得進仕，伐檀隱居，以待可仕之世。若待河水清且漣，倚然也。河水性濁，清則難待，猶以閻王常多明君，稀出既云，置檀河厓，因即以河為喻。襄八年左傳云：俟河之清，人壽幾何？易緯云：王者太平，嘉瑞之將出，則河水先清。是河水稀清，故以喻明君稀出也。種之至獸名。正義曰：以稼穡相對，皆先稼後穡，故知種之曰稼，斂之曰穡。若散則相通，大田云：曾孫之稼，非唯種之也。湯誓云：舍我穡事，非唯斂之也。一夫之居曰廛，謂一夫之田百畝也。地官遂人云：夫一廛，田百畝。司農云：廛居也。楊子云：有田一廛，謂百畝之居。與此傳同也。地官載師云：市廛之征，鄭司農云：廛市中空地，未有肆，城中空

地未有宅者也。玄謂塵者若今云邑居里矣。塵民居之區域也。里居也。以塵里在國中而遂人授民田。夫一塵田百畝。是塵不謂民之邑居在都城者與。則鄭謂塵為民之邑居。不為一夫之田者。以塵者民居之名。夫田與居宅同名為塵。但周禮言夫一塵復言田百畝。百畝既是以載師連市言之。故準遂人以塵為邑居之宅是也。以載師連市言之。故準遂人以塵為邑居。此言胡取禾三百塵。取禾宜於田中。故從傳一夫之居不易之釋。獸云獅子。郭璞曰。其雌者名狻。狻乃刀反。今江東通呼貉為狻狻。○是謂至曰狻。○正義曰。釋天云。冬獵為獸。宵田為獠。李巡曰。冬圍守而取禽。故郭璞曰。獠猶獠也。今之夜獵。載鑪照者也。江東亦呼獵為獠。管子曰。獠獵畢。弋是獠為獵之別名。經云。不狩不獵。則狩與獵別。故以獵為宵田。此對文耳。散即獵。通於晝夜。狩兼於四時。若周禮云。大田獵。正制云。佐車止。則百姓田獵。不必皆宵田也。中候云。秦伯出狩。駟驥云。從公于狩。未必皆冬獵也。釋天又云。火田為狩。孫炎曰。放火燒草。守其下風。是狩非獨

冬獵之名也。坎坎伐輻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猗。

傳輻檀輻也。側猶厓也。直直波也。○音福。不稼不穡。胡

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傳**萬

萬曰億。獸三歲曰特。**傳**云。十萬曰億。三百億。禾秉之

數。彼君子兮。不素食兮。**傳**萬萬至曰特。○正義曰。正義曰。時事言之。故今九章算術皆以萬萬為億。獸三歲曰

特。毛氏當有所據。不知出何書。○十萬至之數。○

正義曰。箋以詩書古人之言。故今古數言之。知古億

十萬者。以田方百里。於今數為九百萬畝。而王制云。

方百里為田九十億畝。是億為十萬也。故彼注云。億

今十萬。是以今曉古也。楚語云。百姓千品。萬官億醜。

皆以數相十。是億十萬也。詩內諸言億者。毛鄭各從

其家。故楚茨箋傳。與此同。三百億與三百塵。三百困

相類若為釜斛之數則大多不類故為禾秉之數秉把也謂刈禾之把數聘禮注云秉謂刈禾盈把是也

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漘兮河水清且淪猗傳壇可

以為輪漘厓也小風水成文轉如輪也○輪音淪漘○順倫反本亦

作脣淪音倫韓詩云順流而風曰淪淪文貌不稼不穡胡取禾三耳困兮

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兮傳圓者為困鶉鳥也

○困丘倫反傳圓者為困鶉鳥○正義曰月令修圓倉鶉音純傳困倉方者為倉故圓者為困考工記

匠人註云困圓倉是也釋鳥云鶉鶉其雄鶉牝庫李巡曰別雄雌異方之言鶉一名鶉郭璞曰鶉鶉之屬

也彼君子兮不素飧兮傳熟食曰飧傳云飧讀如魚

飧之飧○飧素門反字傳意以飧為飧饗之飧客始

至之大禮其食熟致之故云熟食曰飧秋官掌客云公飧五牢侯伯飧四牢子男飧三牢卿飧二牢大夫

飧一牢士飧少牢注云公侯伯子男飧皆飧一牢則卿大夫亦有飧故曰為熟食也○飧讀如魚飧之

飧○正義曰宣六年公羊傳曰晉靈公使勇士將殺趙盾入其門則無人焉上其堂則無人焉俯而窺之

方食魚飧是其事也鄭以為魚食飧則非傳所云熟食也說文云飧水澆飯也從夕食言人旦則食飯飯

不可停故夕則食飧是飧為飯之別名易傳者鄭志答張逸云禮飧饗大多非可素不得與不素飧相配

故易之也

伐檀三章章九句

碩鼠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於民不脩其

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碩音石斂呂驗反下同疏碩鼠三章

章八句至

毛詩流

卷五之三

古女作汝下皆同

大鼠○正義曰蠶食者蠶之食桑漸漸以食使桑盡也猶君重斂漸漸以稅使民困也言貪而畏人若大鼠然解本以碩鼠為喻之意取其貪且畏人故序因倒述其事經三章皆上二句言重斂次二句言不修其政由君重斂不脩其政故下四句言將棄君而去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傳貫事也

云碩大也大鼠大鼠者斥其君也女無復食我黍疾其稅斂之多也我事女三歲矣曾無教令恩德來顧眷我又疾其不脩政也古者三年大比民或於是徙○貫占亂反徐音官復扶逝將去女適彼樂土○又反稅始銳反此毗志反逝往也往矣將去女與之訣別之辭樂土有德之國

鼠

○樂音洛注下同土如字他古反沈徒古反訣古穴反樂土樂土爰得我所○正義曰國人疾其君

云爰日也○碩鼠至得我所○正義曰國人疾其君我黍猶言國君國君無重斂我財君非直重斂於我不脩其政我三歲以來事汝矣曾無於我之處肯以教令恩德眷顧我也君既如是與之訣別言往矣將去汝之彼樂土有德之國我所以之彼樂土者以此樂土若往則曰得我所宜故也言往將去汝者謂我往之他國將去汝國也○貫貫事○正義曰釋詁文鼠屬有鼯鼠孫炎曰五技鼠郭璞曰大鼠頭似兔尾有毛青黃色好在田中食粟豆關西呼鼯音瞿鼠舍人樊光同引此詩以碩鼠為彼五技之鼠也許慎云碩鼠五技能飛不能上屋能游不能渡谷能緣不能窮木能走不能先人能穴不能覆身此謂之五技陸幾疏云今河東有大鼠能人立交前兩脚於頸上跳舞善鳴食人禾苗人逐則走入樹空中亦有五技或

毛詩疏

卷五之三

及古閣

謂之雀鼠其形大故序云大鼠也魏國今河北縣是也言其方物宜謂此鼠非鼯鼠也案此經作碩鼠訓之為大不作鼯鼠之字其義或如陸言也序云貪而畏人若大鼠然故知大鼠為斥君亦足興喻之義也箋又以此民居魏蓋應久矣正言三歲貫汝者以古者三歲大比民或於是遷徙故以三歲言之地官小司徒及卿大夫職皆云三年則大比言比者謂大校比其民之數而定其版籍明於此時民或得徙地官比長職曰徙於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註云徙謂不使其居也或國中之民出徙郊或郊民入徙國中皆從而付所處之吏是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
莫我肯德云不肯施德於我
逝將去女適彼樂國
樂國樂國爰得我直直得其直道云直猶正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苗嘉穀也
苗嘉穀也
義傳苗嘉穀○正義曰黍麥指穀

實言之是鼠之所食苗之莖葉以非鼠能食之故云嘉穀謂穀實也穀生於苗故言苗以韻句

三歲貫女莫我肯勞
云不肖勞來我○勞如字又力報來同力
逝將去女適彼樂郊云郭外曰郊樂郊樂代反
郊誰之永號
號呼也云之往也永歌也樂郊之地誰獨當往而歌號者言皆喜說無憂苦○咏本亦咏號戶毛反註同
誰之永號○正義曰言彼有德呼火故反說音悅
之樂郊誰往而獨長歌號呼言
往釋皆歌號喜樂得所故我欲往也○之往永歌
○正義曰之往釋詁文永是長之訓也以永號廿文
傳云呼號是歌之呼樂記及關雎矣皆云永歌之
舜典云聲依永故以永為歌歌必長言之故也

碩鼠三章章八句

魏國七篇十八章百二十八句

毛詩疏卷第五之三

毛詩註疏卷第五 五之三

毛詩註疏卷第六

六之一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國風

唐蟋蟀詁訓傳第十

陸曰唐者周成王之母弟叔虞所封也其地帝堯夏禹所都之

墟漢曰太原郡在古冀州太行恆山之西太原太岳之野其南有晉水叔虞之子燮父因改爲晉侯至六世孫僖侯名司徒習堯儉約遺化而不

能以禮節之今詩本其風俗故云唐也

唐譜此後乃遷河東平陽○正義曰以序云有堯之遺風則堯都之也漢書地理志云太原晉陽縣故詩唐國晉水所出東入汾是漢時爲太原晉陽也史記

毛詩疏

卷六之一

及古閣

晉世家云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言百里則堯為諸侯所居故云堯始居此地理志河東郡平陽縣應劭云堯都也則是堯為天子乃都平陽故云後遷河東平陽也皇甫謐云堯為天子都平陽禹受舜禪都平陽或於安邑或於晉陽則夏都亦在晉境故定四年左傳云命以唐誥而封於夏墟是也此不言有夏都者因序云有堯之遺風故指述堯事而已論語注云未知六百里者晉與衛與則晉初六百里矣而世家云百里者言古唐國之大耳非謂晉初惟方百里也○成王封母弟叔虞於堯之故墟曰唐侯南有晉水至于燮改為晉侯○正義曰昭十五年左傳稱周景王謂晉籍談曰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晉世家云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為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君史佚因言請擇日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於是封叔虞於唐是成王封母弟於堯之故墟也地名晉陽是也南有晉水地理志云唐有晉水叔虞子燮為晉侯是燮以晉水改為晉侯蓋時王命使改之也皇甫謐云堯始封於

唐今中山唐縣是也後徙晉陽及為天子都平陽於詩為唐國則唐國為平陽也漢書音義臣瓚案唐今河東永安是也去晉四百里又云堯居唐東於彘十里應劭曰順帝改彘曰永安則瓚以唐國為永安此二說詩之唐國不在晉陽燮何須改為晉侯明唐正晉陽是也○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太行恆山之西太原太岳之野○正義曰地理志云太行在河內山陽縣西北恆山在故縣上曲陽西北以太行恆山皆在河北故屬冀州晉之東境迫此二山故云之西禹貢云既修太原至于岳陽鄭注云岳陽縣太岳之南於地理志太原今以為郡名太岳在河東故縣彘東名霍太山河東太原皆晉境所及故云太原太岳之野○至曾孫成侯南徙居曲沃近平陽焉○正義曰案晉世家云唐叔生晉侯燮燮生武侯寧族族生成侯服人地理志云河東郡聞喜縣故曲沃也晉成侯自晉陽徙此是鄭所據之文也○昔堯之末洪水九年下民其咨萬國不粒於時殺禮以救艱厄其流乃被於今○正義曰堯典云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害

毛詩流

卷六之二

及古閣

下民其咨又稱使鯀治水九載績用弗成臯陶謨云禹曰洪水滔天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既稷播奏庶艱食鮮食烝民乃粒以禹既治水萬國乃粒是未治水之時萬國不粒也禮稱凶荒殺禮明堯於九年之內殺禮以救艱厄故儉嗇其流乃被於今謂作詩時也○當周公召公共和之時成侯曾孫僖侯甚嗇愛物儉不中禮國人閔之唐之變風始作○正義曰案晉世家云成侯生厲侯福福生靖侯宜曰曰生僖侯司徒是僖侯乃成侯曾孫也世家又云靖侯十七年厲王出奔于彘大臣行政故云共和十八年靖侯卒則僖侯元年當共和二年也故知當共和之時○其孫穆侯又徙於絳云○正義曰案晉世家云僖侯生獻侯籍籍生穆侯費王是也知徙於絳者以成侯徙居曲沃則曲沃為晉都矣至昭公之時分曲沃以封桓叔則正都不在曲沃明昭公已前已徙絳矣知穆侯徙者蓋相傳為然地理志云河東絳縣晉武公自曲沃徙此者以桓叔別封曲沃武公既并晉國徙就晉都故云曲沃徙此耳非謂武公始都絳也然則穆

侯以後晉恆都絳而隱五年左傳云曲沃莊伯伐翼翼侯奔隨又謂之為翼者杜預云翼晉舊都在平陽絳邑縣東穆侯徙絳昭侯以下又徙於翼及武公并晉又都絳也莊二十六年左傳稱晉獻公命士蒍城絳以深其宮明是武公徙絳也晉世家云獻公使士蒍使羣公子盡殺游氏之族乃城聚而處之冬晉侯圍聚盡殺羣公子則城聚以處羣公子非晉都也世家言命聚曰絳非也世家又云穆侯卒弟殤叔立四年為穆侯太子仇所殺仇立是為文侯三十五年卒昭侯立元年封其叔父成師于曲沃七年為大臣潘父所殺子孝侯立十五年為曲沃莊伯所殺子鄂侯卻立六年當魯隱五年卒子哀侯光立九年為曲沃武公所虜子小子侯立四年為曲沃武公誘而殺之哀侯弟緡立為晉侯二十八年曲沃武公伐晉侯緡滅之周僖王命曲沃武公為晉君武公已即位三十年矣又二年卒子獻公詭諸立二十六年卒此其君次也案隱五年左傳曲沃莊伯伐翼翼侯奔隨秋

王命虢父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六年傳曰翼九宗五正須父之子嘉父逆晉侯于隨納諸鄂晉人謂之鄂侯則哀侯之立鄂侯未卒世家言卒非也其詩則蟋蟀刺僖公為僖公詩也山有樞楊之水椒聊鴉羽序言昭公則昭公詩也綢繆杖杜羔裘在其間從可知也無衣有杖之杜則皆刺武公則武公詩也葛生采苓刺獻公則獻公詩也鄭於左方中皆以此而知案鄭詩出其東門序云公子五爭五公子爭突最處後知其東門為厲公之詩鴉羽序云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小子侯處五世之末鴉羽不為小子侯詩者以昭公肇為亂階五世不息君子從役昭公所為雖復後世始作而主刺昭公故序云昭公之後明其刺昭公也出其東門由兵革不息而男女相棄民人思保其室家乃是當時之事故為厲公之詩但序本為亂之由故言公子五爭耳此實晉也而題之曰唐故序每篇言晉鳩羽杖杜既言刺時於文不可言晉從上明之可知也

蟋蟀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欲其

及時以禮自虞樂也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

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

遠謂宛其死矣百歲之後之類也

蟋蟀上音悉下所律反說文

蟋蟀作蟹僖公許其反史記作釐侯中丁蟋蟀三

仲反樂音洛下皆同思息嗣反注同蟋蟀詩者刺晉僖公也由

句至風焉○正義曰作蟋蟀詩者刺晉僖公也由

僖公太儉偪下不中禮度故作是蟋蟀之詩以閔

傷之欲其及歲暮閒暇之時以禮自娛樂也以其

太儉故欲其自樂樂失於盈又恐過禮欲令節之

以禮故云以禮自娛樂也欲其及時者三章上四

句是也以禮自娛樂者下四句是也既序一篇之

義又序名晉為唐之意此實晉也而謂之唐者太

師察其詩之音旨本其國之風俗見其所憂之事

深所思之事遠儉約而能用禮有唐堯之遺風故名之曰唐也故季札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風乎不然何其憂之遠也是憂思深遠之事情見於詩詩為樂章樂音之中有堯之風俗也○憂深至之類○正義曰此文計及死後之事是其憂念深思慮遠也言之類者憂深思遠之事非獨在此二文以其二事顯見故引當之耳其實諸篇皆有深遠之志羔裘箋云民之厚如此亦唐之遺風亦以其事顯見故言之耳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蟋蟀蝥也

九月在堂聿遂除去也云我我僖公也蝥在堂歲

時之候是時農功畢君可以自樂矣今不自樂日月且過去不復暇為之謂十二月當復命農計耦耕事

農下一有夫字

一有貌字

樂

○聿允橘反莫音暮除直慮反注同蝥俱勇反沈又九共反趨織也一名蜻蛚復扶又反無已大

康職思其居已甚康樂職主也云君雖當自樂

亦無甚大樂欲其用禮為節也又當主思於所居之

事謂國中政令○大音泰徐勅佐反下同居義如字協韻音據好樂無荒良

士瞿瞿荒大也瞿瞿然顧禮義也云荒廢亂也

良善也君之好義不當至於廢亂政事當如善士瞿

瞿然顧禮義也○好呼報反下同瞿俱具反蟋蟀至瞿瞿○毛

禮詩人戒之欲令及時自樂言九月之時蟋蟀之蟲在於室堂之上矣是歲晚之候歲遂其將欲晚矣此時農功已畢人君可以自樂今我君僖公不於此時自樂日月其將過去農事又起不得閒暇而為之君

何不及時自樂乎既勸君自樂又恐其過禮君今雖當自樂又須用禮為節君若自樂無甚太樂當主思其所居之事當以禮樂自居無得忽忘之也又戒僖公君若好樂無得太好之當如善士瞿瞿然顧於禮義勿使踰越於禮也○鄭唯其居謂國中政令荒謂廢亂政事為異餘同○蟋蟀至除去○正義曰蟋蟀廢亂政事為異餘同○蟋蟀一名蟋蟀似蝗而小正黑有光澤曰今趨織也陸機疏云蟋蟀似蝗而小正黑有光澤如漆有角翅一名蝥一名蜻蛚楚人謂之王孫幽州人謂之趨織里語曰趨織鳴懶婦驚是也七月之篇說蟋蟀之事云九月在戶傳云九月在堂堂者室之基也戶內戶外總名為堂禮運曰醴醴在戶黍醴在堂對文言之則堂與戶別散則近戶之地亦名堂也故禮言升堂者皆謂從階至戶也此言在堂謂在室戶之外與戶相近是九月可知時當九月則歲未為暮而言歲聿其暮者言其過此月後則歲遂將暮耳謂十月以後為歲暮也此月未為暮也采薇云曰歸曰歸歲亦暮止其下章云曰歸曰歸歲亦陽止十月

為陽明暮止亦十月也小明云歲聿其暮采蕭穫菽采獲是九月之事也云歲聿其暮其意與此同也歲實未暮而云聿暮故知聿為遂遂者從始嚮末之言也除者棄去之名故為去也○我我至耕事○正義曰勸君使之自樂故知我我僖公也七月箋云言此者著將寒有漸蟋蟀記將寒之候此言歲時之候者七月下文論備寒之事故為寒來之候此云歲聿其暮故云歲時之候月令季冬云告民出五穀命農計耦耕修耒耜具田器注云大寒氣過農事將起是十二月以後不暇復為樂也禮國君無故不徹懸必須農功之隙乃作樂者場功未畢勸課農桑雖不徹鐘鼓有時擊奏未得大設燕飲適意娛樂也七月云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言幽君問於政事乃饗羣臣是十月為自樂之時也○傳已甚康樂職王○正義曰已訓止也物甚則止故已為甚也康樂職王皆釋詁文傳不解其居之義二章其外傳以外為禮樂之外則其居謂以禮樂自居則職思其外謂常思禮樂無使越於禮樂之外也職思其憂傳曰憂可

憂謂踰越禮樂至於荒淫則可憂也故王肅云其居
主思以禮樂自居也其外言思無越於禮樂也其憂
言荒則憂也○君雖至政令○正義曰以序言欲
其以禮自娛樂故知欲其用禮為節也樂記曰禮主
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反
為文注云禮主其減人所倦樂主其盈人所歡進謂
自勉強反謂自抑止是禮須勤力行之惟恐倦怠樂
者令人歡樂惟恐奢放詩人既勸自樂又恐過度故
戒之使用禮也箋以上句言無已太康已足禮樂自
居復言職思其居不宜更處禮樂居謂居處也二章
言外謂居處之外則其居謂所居之處故易傳以為
主思所居之事謂國中政令也其居既是國中則知
其外謂國外至四境也四境之外則有鄰國故其憂
為鄰國侵代之憂詩人戒君所思思其自近及遠故
從內而外也○傳荒大至禮義○正義曰荒為廣遠
之言故為大也釋訓云瞿瞿休休儉也李巡曰皆良
士顧禮節之儉也此傳云顧禮義下傳云休休樂道
之心皆謂治身儉約故能樂道顧禮也○荒廢至

禮義○正義曰宛丘序云淫荒昏亂還及盧令序云
刺荒也荒者皆謂廢亂政事故易傳以荒為廢亂也
良善釋
詰文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
邁行也無已大康職思其外
謂國外至四境
○禮樂此一
好樂無荒良士蹶蹶
蹶蹶動而敏於事
○蹶俱
○蹶蹶至於事○正義
云蹶蹶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
云庶人乘役車役車
休農功畢無事也
乘役車春官巾車文也彼注云
役車方箱可載任器以供役然則收納禾稼亦用此
車故役車休息是農功畢無事也酒誥云肇牽車牛
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則庶人之車冬月亦行而云
休者據其農功既終載運事畢故言休耳不言冬月
寺流
卷六之二十七
及古周

休休許蚪反樂道之心補

也。不行。今我不樂。日月其慆。慆過也。慆吐。無已大

康。職思其憂。憂可憂也。云憂者謂鄰國侵伐之

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休休樂道之心。

蟋蟀三章章八句

山有樞。刺晉昭公也。不能脩道以正其國。有財不能

用。有鐘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洒埽。政荒民

散。將以危亾。四鄰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國人作詩

以刺之也。樞本或作蘆。鳥侯反。昭公左傳及史記作昭侯。樂音洛。下及註同。朝直遙反。

廷徒侯反。洒所懈反。沈所寄反。山有樞三章章八句。至刺之。

正義曰。有財不能用者。三章章首二句是也。此二句總言昭公不能用財耳。其經之所陳言昭公有衣裳車馬鐘鼓酒食不用之。是分別說其不能用財之事也。有鐘鼓不能以自樂者。二章云子有鐘鼓弗鼓。弗考是也。有朝廷不能洒埽者。二章云子有廷內。弗洒。弗埽是也。經先言廷內。序先言鐘鼓者。廷內人君治政之處。其事大。鐘鼓者娛樂已身。其事小。經責昭公。先重後輕。故先言廷內。序既言有財不能用。鐘鼓亦貨財之事。故因即先言之。衣裳車馬亦是有財。序獨言鐘鼓者。據娛樂之大者言之也。經先言衣裳後車馬者。衣裳附於身。車馬則差遠。故先言衣裳也。四鄰謀取其國家者。三章下二句是也。四鄰。即桓叔謀伐晉是也。故下篇刺昭公皆言沃所并。沃。雖一國。即四鄰之一。故以四鄰言之。

山有樞。隰有榆。興也。樞莖也。國君有財貨而不能利用。

如山隰不能自用其財○榆以朱反莖田節反沈又直黎反子有衣裳

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婁亦曳也○曳以力俱反馬云牽也宛其死矣他人是愉○宛死貌愉樂也

云愉讀曰愉愉取也○宛於阮反本亦作苑愉毛以朱反鄭作愉他侯反

至是愉○毛以愉為樂○鄭以愉為取言他人將取之餘同○樞莖○正義曰釋木文郭璞曰今之刺

榆也○婁亦曳○正義曰曳者衣裳在身行必曳之婁與曳連則同為一事走馬謂之馳策馬謂之驅

驅馳俱是乘車之事則曳婁俱是著衣之事故云婁亦曳也○愉樂○正義曰釋詁文○愉讀至愉取○正義曰以下云是保謂得而居之入室

謂居而有之故易傳以愉為愉言愉盜取之山有栲

隰有杻○栲者考杻女九反栲勑書反又他胡反憶於力反

栲山栲杻憶○正義曰皆釋木文舍人曰栲名山栲杻名憶郭璞曰栲似栲也小而白生山中因

栲山栲杻憶○正義曰皆釋木文舍人曰栲名山栲杻名憶郭璞曰栲似栲也小而白生山中因

云山栲與下田栲略無異葉似差俠耳吳人以其葉為茗方俗無名此為栲者似誤也今所云為栲者葉如櫟木皮厚數寸可為車輻或謂之栲櫟許慎正以

栲讀為稷今人言栲失其聲耳杻憶也葉似杏而尖白色皮正赤為木多曲少直枝葉茂好二月中葉疏

華如練而細葉正白蓋樹今官園種之正名曰萬歲既取名於億萬其葉又好故種之其汲山下人或謂

之牛筋或謂之憶子有廷內弗洒弗掃子有鐘鼓弗

材可為弓弩幹也鼓弗考酒灑也考擊也○廷音庭又徒佞反鼓如

又所宛其死矣他人是保保安也○保居也

綺反保安也○保居也

為灑灑是散水之名也今定本云弗鼓弗考注云考

詔
詔

傳一作箋云

擊也無亦字義並通也。○保安。○保居。○正義曰：二者皆爾雅無文，傳箋各以義言之。上云他人是愉，為得已樂，以為樂，此云他人是保，為得已之安，以為安，故傳訓保為安也。箋以下云他人入室，則是居而有之，故易傳以保為居。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傳：君子無故，琴瑟不離於側。○漆音七木，名，離力智反。且以喜樂。○傳：且以永日。○傳：永引也。宛其死矣，他人入室。○傳：子有至，正義曰：責昭公言子既有酒食矣，何不日鼓瑟而飲食之，且得以喜樂已身，且可以永長此日，何故弗為乎？言永日者，人而無事，則長日難度，若飲食作樂，則志憂愁，可以永長此日。白駒云：以永今朝，意亦與此同也。○傳：君子至於側。○正義曰：曲禮下云：君無故玉不去身，大夫無故不徹懸士，無故不徹琴瑟。注云：憂樂不相干也，故謂災患喪病，彼量其所有，節級立文，此言君子總謂大夫士以上也。以經云：日鼓瑟。

則是日日用之，故言不離於其側，定本云：君子琴瑟不離於側，少無故二字，恐非也。

山有樞三章章八句

揚之水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強，昭公

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傳：封沃者，封叔父桓叔

于沃也。沃，曲沃，晉之邑也。○沃，烏。○傳：揚之水，三章

地

一章四句至沃焉。○正義曰：作揚之水詩者，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其國也，以封沃國，謂封叔父桓叔於曲沃之邑也。桓叔有德，沃是大都，沃國日以盛強，昭公國既削小，身又無德，其國日以微弱，故晉國之人皆將叛而歸於沃國焉。昭公分國封沃已為不可，國人將叛，又不能撫之也，故刺之。此刺昭公經皆陳桓叔之德者，由昭公無德而微弱，桓叔有德而盛強，國人叛從桓叔，昭公之國危矣。而昭

公不知故陳桓叔有德民樂從之所以刺昭公也
 ○封沃至之邑○正義曰封沃者使專有之別
 為沃國不復屬晉故云以封沃也桓二年左傳云
 初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
 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
 之名子也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今君命
 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惠之二
 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叔於曲沃師服曰吾聞國
 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
 侯立家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
 惠之三十年晉潘父弑昭侯而納桓叔不克是封
 桓叔於沃之事也此邑本名曲沃序單言沃則既
 封之後謂之沃國故云沃曲沃也地理志云河東
 聞喜縣故曲沃也武帝元鼎六年行過更名應劭
 曰武帝於此聞南
 越破改曰聞喜

揚之水白石鑿鑿
 興也鑿鑿鮮明貌
 云激揚之水

波使

以

元文綃作宵下同
 涓作綃

激流湍疾洗去垢濁白石鑿鑿然興者喻桓叔盛強
 除民所惡民得以有禮義也
 ○鑿子洛反激經歷反
 蘇典反去羌呂反垢古
 口反惡鳥路反又如字**素衣朱襮從子于沃**
 禠領
 也諸侯繡黼丹朱中衣沃曲沃也
 云繡當為綃綃
 黼丹朱中衣中衣以綃黼為領丹朱為純也國人欲
 進此服去從桓叔
 ○禠音博字林方沃反繡音秀衆
 家申毛並依字下文同鄭改為綃
 黼音甫綃音消本作綃
 純真允反又真順反
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云君
 子謂桓叔
 ○樂音洛
 揚之水至不樂○正義曰言激揚
 之水波流湍疾行於石上洗去石
 之垢穢使白石鑿鑿然而鮮明以興桓叔之德政教
 寬明行於民上除去民之疾惡使沃國之民皆得有
 寺流

禮義也。桓叔既有善政，其國日以盛強。晉國之民皆欲叛而從之，以素為衣。丹朱為緣，黼為領。此諸侯之中衣也。國人欲得造制此素衣朱襮之服，進之以從子桓叔于沃國也。國人惟欲歸于沃，惟恐不見桓叔。皆云我既得見此君子桓叔，則云何乎而得不樂言其實樂也。桓叔之得民心如是，民將叛而從之，而昭公不知，故刺之。○釋義曰：釋器云：黼領謂之襮。孫炎曰：黼刺黼文，以襮領，是襮為領也。郊特牲云：黼黻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大夫服之，則為僭。知諸侯當服之中衣者，朝服祭服之裏衣也。其制如深衣，故禮記深衣目錄云：深衣連衣裳而純之，以絲者有表，則謂之中衣。大夫以上祭服中衣，用素。詩云：表衣朱襮。玉藻云：以帛裏布，非禮也。士祭以朝服中衣，以布明矣。是言中衣之制與深衣同也。其異者，中衣之袖小長耳。玉藻云：中衣繼揄尺。注云：中衣繼袂揄一尺，深衣緣而已。是中衣之袖長也。言大夫祭服中衣用素者，謂自祭耳。其助祭則士服爵弁之服，以絲為衣，則士以上助祭之服中衣皆用素。

也。少牢饋食之禮，是大夫自祭家廟，其服用朝服朝服，以布為之。則中衣亦用布矣。而深衣目錄云：大夫祭服中衣用素者，謂大國之孤也。雜記云：大夫冕而祭于公，弁而祭於已。注云：弁而祭於已，唯孤耳。弁謂爵弁。爵弁是絲衣，明中衣亦用素。用素則同，不必以繡黼為領。繡黼唯諸侯乃得服之耳。晉封桓叔於沃，別為諸侯之國，故晉人欲以諸侯之服往從之。桓叔雖受封於晉，正是晉自封之，非天子之命。天子不賜以爵，晉是諸侯，不得以爵賜諸侯。桓叔莊伯皆以字配，蓋雖君其國，未有爵命。左傳每云：曲沃伯，或可自稱伯也。傳不注序，故於此解沃為曲沃也。○釋義曰：當至桓叔。○正義曰：傳之所言郊特牲文，彼注云：繡黼丹朱以為中衣，領緣也。繡讀為綃，綃繡名。引詩云：素衣朱綃。彼注此箋，皆破繡為綃者，以其黼之與繡共作中衣之領，案考工記云：白與黑謂之黼，五色備謂之繡。若五色聚居，則白黑共為繡，文不得別為黼。稱繡黼不得同處，明知非繡字也。故破繡為綃。綃是繡名，士昏禮注引詩云：素衣朱綃。魯詩以綃為綺屬。毛詩疏

然則綃是繒綺別名於此綃上刺為繡文故謂之綃
 繡也繡上刺繡以為衣領然後名之為繡故爾雅繡
 領謂之繡繡為領之別名也案此下章作素衣朱繡
 而郊特牲及士昏禮二注引詩皆作素衣朱繡者箋
 破此傳繡當為綃下章繡字亦破為綃箋不言者從
 此而略之耳此已破為綃禮記注從破引之猶月令
 云鮮羔開水注云鮮當為獻七月引之徑作獻羔開
 水與此同也此則鄭之說耳案下章傳曰繡繡也則
 是以繡為義未必如鄭為綃也如傳意繡得為繡者
 績是畫繡是刺之雖五色備具乃成為繡初刺一色
 即是作繡之法故繡為刺名傳言繡繡者謂於繒之
 上繡刺以為繡非訓繡為繡也孫炎注爾雅云繡刺
 繡又以襪領是取毛繡繡為義其意不與箋同不破
 繡字義亦通也箋以素衣朱繡之下即云從子于沃
 故言晉國之人欲進此服去從桓叔言民揚之水白
 愛之欲以衣往耳國君之衣非民為之也

石皓皓
 皓皓潔白也
 老反
 胡
素衣朱繡從子于鵠

傳 繡繡也鵠曲沃邑也
○鵠戶
疏 鵠曲沃邑○正
義曰晉封桓叔於

曲沃非獨一邑而已其都在曲沃
 其傍更有邑故云鵠曲沃邑也

傳 言無憂也揚之水白石粼粼
粼粼清澈也
刊新反本又作磷同
澈直列反或作徹誤

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傳 聞曲
沃有善政命不敢以告人
傳 云不敢以告人而去者

畏昭公謂已動民心

揚之水三章二章章六句一章四句

椒聊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疆能脩其政知其
 蕃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
○椒聊椒木名聊辭也蕃音煩衍延善反

三詩流
 卷六十一
 十三
 及古國

椒聊二章章六句至國焉。正義曰：作椒聊詩者，刺晉昭公也。君子之人，見沃國之盛，疆桓叔能脩其政教，知其後世稍復蕃衍，盛大子孫將并有晉國焉。昭公不知，故刺之。此序序其見刺之由。經二章皆陳桓叔有美德，子孫蕃衍之事。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傳：興也。椒聊，椒也。云：椒之性芬

香而少實，今一抔之實蕃衍滿升，非其常也。興者喻

桓叔晉君之支別耳。今其子孫衆多，將日以盛也。抹。

音求，又其菊反。何音掬，沈居局反。**彼其之子碩大無朋**。傳：勿比也。

云：之子，是子也。謂桓叔也。碩，謂壯貌。佼，好也。大，謂德

美廣博也。無朋，平均不朋黨。履反。謂無比例也。一音

鄭云：不朋黨則補。今案如此，下申毛疑。

必二反。申，毛作毗。至反。佼，古卯反。**椒聊且遠條且**。傳：條，長也。云：椒

之氣日益遠長，似桓叔之德彌廣博。反。下同。聊，椒

之實。且，正義曰：椒之性芬香而少實，今椒聊一抔

之實，乃蕃衍滿於一升，甚多，非其常也。桓叔子孫既多，又

有美德，彼其是子，謂桓叔其人，形貌盛壯，德美廣大，

無朋黨阿比之惡行也。椒之香氣日益長遠，以興桓

叔之德彌益廣博。桓叔子孫既多，德益廣博，必將并

有晉國而昭公不知，故刺之。聊，且皆語助也。○**椒**

實大者，名為檉。陸璣疏曰：椒聊，語助也。椒樹似菜

其葉以爲香，今成臯諸山間有椒，謂之竹葉椒。其樹

亦如蜀椒，少毒，熱不中合藥也。可著飲食中，又用蒸

雞豚，最佳香。東海諸島亦有椒樹，枝葉皆相似。子長

而不圓，甚香，其味似橘皮。島上獐鹿食此椒葉，其肉

自然作椒橘香。○椒之性至以盛。○正義曰：言性芬香喻美德，故下句椒之氣日益長遠，喻桓叔德彌廣博，是取香氣為喻也。言一揀之實者，揀謂椒之房裏實者也。釋木云：椒，檄醜菜。李巡曰：檄，菜萸也。椒菜萸皆有房，故曰揀。揀實也。郭璞曰：菜萸子聚生成房，是椒之房裏名為揀也。知蕃衍滿升，謂一揀之實者，若論一樹則不啻一升，纔據一實，又不足滿升。且詩取蕃多為喻，不言一實之大，故知謂一揀之實也。驗今椒實一裏之內，唯有一實，時有二實者，少耳。今言一揀滿升，假多為喻，非實事也。王肅云：種一實蕃衍，滿一升，若種一實，則成一樹，非徒一升而已。不得以種一實為喻也。○朋比。○正義曰：朋黨也。比謂阿比，朋亦比之義，故以朋為比也。○之子至朋黨。○正義曰：以碩下有大，不宜復訓為大，故以碩為壯俊貌。大謂大德無朋者，無朋比之行，故知謂平均無其朋黨也。孫毓云：桓叔，邑不臣，以孽傾宗，與潘父比，至殺昭公而求入焉。能均平而不朋黨乎？斯不然矣。此言桓叔能脩國政，撫民平均，望桓叔之美，刺昭公。

實一作碩

之惡耳，不得以傾宗阻邑為桓叔罪也。即如毓言：桓叔罪多矣。詩人何得稱其碩大且篤，能脩其政乎？且桓叔別封於沃，自是鄰國相陵，安得責其不臣。○條長。○正義曰：尚書稱厥木惟條，謂木枝長，故以條為長。椒聊之實，蕃衍盈掬。○兩手曰掬。○掬本又作也。彼其之子，實大且篤。○篤厚也。○義曰：釋詁文。椒聊且遠條。○言聲之遠聞也。

椒聊二章章六句



